

吴下谚联 (清)王有光 着

●目录

序

卷一 启目 正目一

启目

开盘笑

回味甜

十样锦

百丑图

步步高

只只好

正目一

阴阳

云雨

东西

大细

吃醋

扒灰

走东路

吸西风

车夫子

船家长

掇土地

唛将军

吃白食

受清斋

大鼻头

小耳掇

死干证

活招牌

十八变

五百年

一相情愿

五分财香

牵牛下井
放虎归山
与你何干
舍伊不得
推下斗磨
趁木排船
竖头纵牲
有眼瞎子
蚂蚁打拱
曲鹞唱歌
虎头上捉虱
猫口里挖鳅
势败奴欺主
神衰鬼弄人
合活养性命
傍早做人家
钟馗捉小鬼
罗汉请弥陀
眼饥肚里饱
嘴硬骨头酥
无梨不成蜜
有麝自然香
热气换冷气
大虫欺小虫
罔话三千年
横饱六十日
狮子滚绣球

■ 〈彳 或〉 孙戴面袋

描金石卵子
黑漆皮灯笼
天下有空青
世间无难事
孔夫子不赖学
张天师被鬼迷

出卖风云雷雨
不知天地人和
猪也糊木也糊
你叭呱我叭呱
黄狼■〈足录〉鸡棚上
白狗赶羊駒里
目下一言为定
后来三子送终
拳拳在壁角里
还还家门前过
是这鸟叫这声
做此官行此礼
小船傍大船边
来字作去字话

卷二 正目二

正目二

有话便长无话短
为人容易做人难
上有横梁下有槛
前无宿店后无村
人生何处不相逢
善恶到头终有报
阴地弗如心地好
家花不比野花香
瓦罐不离井上破
巧妻常伴拙夫眠
金汁浇在茅柴地
石膏点就豆腐浆
不结子花休要种
动人情处未曾描
带累乡邻吃薄粥
揸掇老爷煨砂锅
遇饮酒时须饮酒
得饶人处且饶人

自家有病自家知
当世做人当世现
屋檐水滴三分雨
宰相家人七品官
牡丹不带娘家土
好女不着嫁时衣
虽然吃饭分高下
因为烧香惹祸殃
今日不知明日事
前船就是后船崖
龟头有痣终须发
靴里无袜自得知
铜钱眼内穿觔斗
螺蛳壳里做道场
羊去吃草鹅去赶
鸡来讨债鸭来愁
老鼠打头猪打末
鸦鸣何少鹊何多
三亩棉花三亩稻
一寸光阴一寸金
诗经易经各自一经
千卖万卖折本不卖
人人有面树树有皮
头头不了账账不清
牛吃粪浇羊吃火烧
猪困长肉人困卖屋
杀人场上有偷刀贼
棺材头边无咒死鬼
拚得自己赢得他人
杀得穷汉做得富户
丑媳妇要见公婆面
热心人招揽事非多
天要落雨娘要嫁人
穷不读书富不教学

秋前拔稗强如放债
小暑种秧止好了粮
人直不富港直不深
男大须婚女大须嫁
黑眼乌珠见了白铜钱
吃生人头不怕血腥气
青茄子落坑缸半斗俏
螺蛳壳打泥墙一堆松
棺材内伸出手来死要
乡下人不识■〈髟上害下〉痲头丑
雨打上元灯云掩中秋月
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
吃力弗赚钱赚钱弗吃力
养媳妇做媒人自身难保
老和尚看狗练我不如他
止顾羊卵子弗顾羊性命
单见鸡吃水不见鸡撒尿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师姑趁夜载来去没得闲
黄昏不上宅半夜偷弗着
清明不拆絮到老没成器
打杀人偿命骗杀人弗偿命
一锄头动土两锄头也动土
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
忠臣不事二主节妇不事两夫
松江清水粪胜如上海铁搭盆
阳山万丈高止比穹窿半截腰

卷三 续目

续目

夏至弗要种秧冬至弗要望娘
无冤不成夫妇无债不成父子
道是无棺材一交跌杀马槽内
闻得鸡好卖连夜磨的鸭嘴尖

扬子江内吹唢呐那哩那哩
老道士前摇响铃不当不当
万事留人情后来好相见
一着不到处满盘多是空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读书造化不读书告化
要钱典史不要钱御史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娘好因好秧好稻好
朝霞夜霞无水煎茶
爷有娘有也要开口
阎罗王撞着对面鬼
件作子帮衬活死人
百年难遇岁朝春
三世修来同一宿
有意种花花不发
双手招郎郎弗来
纱帽底下无穷汉
纺车头上出黄金
无事不登三宝地
有钱弗买半年闲
雾露不收就是雨
胡椒弗辣再加姜
东手接钱西手送
南天落雨北天晴
搓搓团圞捏捏扁
薄薄匕来浅浅铺
有钱常记无钱日
去任荣逾到任时
隔夜饱只是饱
教你修不肯修
尿出狗家家有
萤火虫夜夜红

犬有义而可养
蛇无头而不行
干千年湿千年
油一路水一路
张待诏买爷叫
黄伯劳吃娘鸟
告化的孟尝君
暗洞里诸葛亮
各人所好不同
天下未尝无对
天地君亲师
嫖赌吃着考
驮重不驮轻
鹅进弗鹅出
坑缸前土地
座台上乡绅
一身兼作仆
到处便为家
笔管里煨鳅
床底下摸蚌
地狱在阳间
好佛住后殿
山中宰相
海外奇谈
百里诸侯
一身财主
举监生员
风雨雪落
不图人身
真当狗品
孟婆汤
东坡肉
过时风
一国俭

破头先
隙里会
坍黄
呛白
撮八
来三
上任
发财
有余
且住

卷四 末目

末目

添汤
施粥
爬灰
滴血
小死
长生
呕心血
磨日光
四腮鲈
独脚虎
目无难事
家有贤妻
青黄不接
黑白分明
明星照烂地
乌云接日头
虫钻木土地
狗咬吕洞宾
打水鱼头痛
做贼人心虚
眼睛红盼盼
肚肠白条条

脚跟弗着地
臀哪先出门
图准不图审
担迟弗担差
荒田一熟稻
人命两家穷
童生宰相之苗
丑妇良家之宝
小狗衔大屙练
家鬼合野伤亡
引狗不得上眠
责人惟恐不让
打蛇打在七寸
送佛送到西天
酒中不语真君子
朝里无人莫做官
寒露开花不结子
端阳有雨是丰年
吃诸对门谢隔壁
丢了黄金抱碌砖
心花不在五脏上
生血落来牙齿里
雌鸡雄鸭短头布
快刀热水干手巾
晃闪催雷雷催雨
土地吃鸡鸡吃虫
张公养鸟死多活少
■ 〈彳 或〉 猕种树弗了不住
小囡吃萝卜逐槲剥
和尚无头发乐得推
船底下无水怎推扳
被头里做事终晓得
有利无利看三个十二
菜油麻油寻一件头由

老寿星吃砒霜活厌了
阎罗王开饭店鬼弗来
东到吃羊头西到吃猪头
死人臭一里活人臭千里
终日里望望望至水里去
踏板上困困困到床上来
告化子逃走■〈彳或〉猻就无戏唱
六月内冻杀湖羊话也情长
来得早洗头汤来得迟洗浑汤
清明前挂金钱清明后挂铜钱

●序

《吴下谚联》者，吾曾大父北庄府君博采谚语，详加注释以成者也。是书参诗史遗意，以美刺寓劝惩，发人深省。先以俗语开讲，较劝善书更容易亲近，实足备醒世格言一则。刻自嘉庆庚辰，流传颇广，至今垂五十余年。咸丰庚申之劫，老铁山庄旧居遭兵火，幸家祠剩后廊半间，得与文稿等板俱存。旋运海滨寓舍，止失十版，余获终葆不废，想此中自有道理。时先伯父彦亭府君欲谋梓各种遗书，并补残缺，惜未逮，临歿犹切嘱之。勋辈自奉遗命，八易星霜，今余兄弟勉资补刊，以成完璧，稍释不忘前人之意于万一云尔。

同治十二年癸酉闰月，曾孙之勋、慎容谨识。

●吴下谚联卷一 启目 正目一

启目

正目一

○启目

开盘笑

回味甜

十样锦

百丑图

步步高

只只好

△ 开盘笑

吴下婚礼，聘时装潢和合二仙入盘。主人启盒，瞥见欢天喜地，谚称开盘笑。昔人谓小试作文，开讲落题，贵有生趣动人，亦以开盘笑拟之。窃见辑书者，先序文，次凡例，继之以目录，正文未入，阅者色倦矣。仆集谚语，一标目即足解颐，是为「开盘笑」。

△ 回味甜

文章最忌一层头，《毛诗》赋、兴、比，岂一览可尽。立说者须引人入胜，如食青子，始而涩口，继如嚼蜡，后且回甘，名之曰谏果。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也。仆注释谚语，使街谈巷议，多作格言，是为「回味甜」。

△ 十样锦

锦，物之美者。质则一而文不同，故取十样之数。收冰蚕之茧，纛以抽丝；入银汉之机，绩而成匹。朱绿玄黄，考工掌其染采；钩边续衽，匠巧制之为章。掺掺然出天孙之手，一幅云霞；灿灿乎回苏蕙之文，十年血泪。宝石堪支，望昭回于牛女；金针得度，看绣出之鸳鸯。拟之曰「十样锦」，集中嘉言懿行似之。

△ 百丑图

天下最难遮者，丑也。恶恶欲短，何以为之图乎？然公道自在人心，直笔难徇世故。学士褪躬，惩微瑕于三复；将军立志，欲遗臭于万年。此造物之不齐，亦生人之异趣。东家施留貽嫫姆，屈素封步武登徒。娄猪遗调，唐宫点双陆之筹；铜局先声，魏国泣同舟之钓。梁上是何君子，墀间若此良人。羞妇难作买臣妻，老臣去守余阙墓。廿二史从何说起，十八狱苦不胜言。拟之曰「百丑图」，集中含讥寓讽者似之。

△ 步步高

曰谚，则字或参差；曰联，则文必齐截。本集自二字起，至三字四字五六字，计至十二字止，由少而多，自短而长，挨次录之，若历阶然，故曰「步步高」。

△ 只只好

文曰篇，诗曰首，歌曲曰只。谚，歌曲类也，亦曰只。素史氏录而注焉，俗者雅之，腐者新之，有典实者考核之。俾披阅之下，庄者取其醇正，谐者赏其风流，各适其可，故曰「只只好」。如不以为然，请看正文全目。

○正目一

阴阳

云雨

东西

大细

吃醋

扒灰

走东路

吸西风

车夫子
船家长
撮土地
唛将军
吃白食
受清斋
大鼻头
小耳垛
死干证
活招牌
十八变
五百年
一相情愿
五分财香
牵牛下井
放虎归山
与你何干
舍伊不得
推下斗磨
趁木排船
竖头纵牲
有眼瞎子
蚂蚁打拱
曲鹞唱歌
虎头上捉虱
猫口里挖鳅
势败奴欺主
神衰鬼弄人
合活养性命
傍早做人家
钟馗捉小鬼
罗汉请弥陀
眼饥肚里饱
嘴硬骨头酥

无梨不成蜜
有麝自然香
热气换冷气
大虫欺小虫
罔话三千年
横饱六十日
狮子滚绣球

■ 〈彳 或〉 猢猻戴面袋

描金石卵子
黑漆皮灯笼
天下有空青
世间无难事
孔夫子不赖学
张天师被鬼迷
出卖风云雷雨
不知天地人和
猪也糊木也糊
你叽呱我叽呱

黄狼 ■ 〈足 录〉 鸡棚上

白狗赶羊駒里
目下一言为定
后来三子送终
拳拳在壁角里
还还家门前过
是这鸟叫这声
做此官行此礼
小船傍大船边
来字作去字话

△ 阴阳

阳大阴小，阳男阴女，阳君子阴小人，似应阳先阴后。乃圣经贤传，下至谚语，皆曰阴阳，不曰阳阴。何也？按此义本于《易》书，干上坤下为《否》，坤上干下为《泰》，曰阴阳者，从《泰》象也。

△ 云雨

大禹治水，至瞿塘，帝女瑶姬助之，以告成功。瑶姬即云华夫人，封于巫

山。其神或为轻云，或为霏雨，或为游龙，或为翔鹤，既为石，复为人。是云雨者，变化无方之谓。宋玉作赋，「朝为行云，暮为行雨」。后人袭讹，竟作男女交媾解，誤入淫词秽史，真百劫不超升者也。

△ 东西

问人何物曰恁东西。东属木，西属金，皆有质之物。物不外五行，南方火，北方水，不待问而可知矣。故不曰南北，而曰东西。此说本《坚瓠集》。但吴、越传奇，文种献美人二，大宰称为活东西，意似未合。素史氏曰：是二美者，一名秋红，一名春艳，亦仍金木之义。

△ 大细

子女多者，统言大男小女，毕竟贵男贱女之意多，一似大属男小属女者。自钱塘妓女苏小小名噪一时，后之称儿女者，讳大小而曰大细。

△ 吃醋

妻妾相妒，谓之吃醋。盖人家醋瓮不可有二，有二必坏其一，两不相容之意。吃者，含也。不相容而莫可明言，故含之也。或曰：「酒坊醋以廿瓮计，醋坊醋以百瓮计，何不相害？」素史氏曰：此生业也。固然无足怪。如勾栏院妓，来者不拒，正多多益善。

△ 扒灰

翁私其媳，俗称扒灰。鲜知其义。按昔有神庙，香火特盛，锡箔镪焚炉中，灰积日多，淘出其锡，市得厚利。庙邻知之，扒取其灰，盗淘其锡以为常。扒灰，偷锡也。锡、媳同音，以为隐语。

△ 走东路

西天佛国，清淨真诚；东土众生，奸狡百出。于是佛说度化众生，议何佛东行。诸佛瞑目打坐，坐前各置一铁树，以先开花者往。如来面前一株，夜半先开，达磨祖师现出三昧神光，化出空中神手，取面前未开之树，与如来交换。令揭谛神击清磬一声，佛眼齐开，见达磨前铁树，花放满足，奕奕有光，天香缭绕，是该达磨启教东方。如来谓达磨曰：「可怜众生，百劫难度。速离西方，快走东路。」今不满其人而愿其速行者，多作此语。

△ 吸西风

讽人无饭吃，称为吸西风。风不可当饭，何取乎风？风如可当饭，何独取乎西？盖小东大东，杼柚已空。维南有箕，无簸无扬。维北有斗，无酒无浆。何处容得一无生计之人长嘘短吸。惟西伯昌善养百姓五亩宅百亩田，母鸡母彘，数口无饥。流风犹在，于此一吸，可得三日饱。

△ 车夫子

夫子，师长之称，岂可加之推车者。古有扶轮，今有扶轿等称谓，应作车

扶子，夫字不当如字读。

△船家长

家长，尊亲之词，岂得加之操舟者。坐船之人称摇船之人为家长，有是理乎？按家字乃驾字之悞，长字乃掌字之讹，言掌管驾船人也。此为船驾掌。

△摄土地

土地，当境之神，随地皆有。急而求之，图其佑之。欲其必来，又恐其不来，故用摄字。摄，道家威令，用飭百神者。

△唵将军

此象局劫语也。不用掩袭，明告之曰「捉将军」。或曰「捉」作「唵」，喝声也。所以壮我军容，挫彼敌志。摄土地是贪心萌；唵将军是杀机动。

△吃白食

白食，即《毛诗》所咏素餐。今作欺诈人财物解，悞也。孟子谓安富尊荣、孝弟忠信等功效，乃不素餐。素史氏更进一解：不但有益于世为不素；即益于世，亦是日间不作一善事，不增一学问，不发一好议论，便是素餐。一日如是，虚度一日；一年如是，虚度一年。素餐孰大于是。即日取诸宫中而吃之，亦是白食。

△受清斋

斋之为言齐也。洁其心志，肃其身体，绝嗜欲，谨饮食，不容留一点尘思，是为清斋，乃动心忍性功夫。一日斋期如是，前后推广，庄敬日强，偶一懈弛，后此斋期又至矣。便是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今人以枯槁饮食备尝困苦为受清斋，悞矣。不饮酒，不茹荤，而憧扰于心，庸得谓清乎？受如受戒之受，临上质旁，如有稟命。不然，即日在黄齏淡饭中，亦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大鼻头

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氏后至，戮之。其骨一节专车，剽其鼻，人不能提挈，以肩舆随徇，诸侯皆惊。昔有家未清白而掩盖游庠者，送学时颇有矜色，滑稽子援防风氏舆鼻讽焉。

△小耳掾

今人以细人之言为小耳掾说话，若曰此足以小吾之耳掾者也。昔汉昭烈，吕奉先呼为「大耳儿，可记辕门射戟乎？」先主若为不闻也者，真大耳也。今听人一言辄为色动，其耳掾乃渺然小矣。进言者与听言者两失之。

△死干证

词讼必用干证，却有死活之分。凡邻佑居间人等，活干证也。惟亲手笔迹，用印契票，在案卷宗，被刺字迹等项，乃死干证也。活干证有畏威而不敢直言者，有徇情而不欲直言者，有贪贿而不为直言者，不如死干证多矣。

△活招牌

一切生理，皆有招牌，字迹端好，金漆装潢，非不声光活现，顾未必其招之即来。惟货真价实，技术奏效，不悞主顾，乃得生动。尝见一生受学于老医，业成，师赠以招牌，循旧规也。客曰：「此死招牌也，不济，须用活者为佳。活招牌者，非茶坊酒肆以好娘行作标之谓，须理会得之。」素史氏曰：凡事皆然，不特医士。

△十八变

谚称十八变者二：一曰黄梅天；一曰姐姐家。黄梅天纯阳；姐姐家纯阴。物纯则变，言十八，大衍之数也。

△五百年

五百年谚亦有二：一曰「五百年共一家」，子孙由合而分；一曰「五百年前结下缘」，夫妇由分而合。前谚是阴阳，此谚是合散。朱子注《中庸》「诚」字以此。

△一相情愿

心之所欲为愿；愿而曰情，性之所发，其愿为更切也。情愿而曰相，尤彼此交孚，固结不可解矣。而独奈何其一也。一则不相，不相则无情，无情则不愿，而此一人者，犹谓人之必情愿也，故仍曰相。无情而以为情，未愿而以为愿，而彼一人者，固称吾之不情愿也，故竟曰一相。夫不情不愿，亦相安于无事耳。至固执己之一，而硬派人之相，是贪心由此起，痴心由此起，徼幸觊望心、一切恶心皆由此起，祸可胜言哉！

△五分财香

财本无香，有不香之财，而财之香者乃见。财之香者见，则财之反乎香者益见。世人以财为香，香者香，不香者亦香矣。不香者香，香者且将转为不香矣。谚为之犁然一划曰「五分」。五分，半数也。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由辨之不早也。

△牵牛下井

牛性顽劣，徧野奔轶，于是设之穿以闲之。又蹄触交至，鞭扑难施，于是穿其鼻而牵之。虽甚顽梗，不得不入于穿。始而抗悍，既而齧觫，恃顽之能事，如此而已矣。吴音曰井，误也，实穿耳。

△放虎归山

虎本在山，出而害人，负嵎之势，莫之敢撓。一旦下山，为人所缚，当杀之以绝其患。乃或从而放之归山，日后复逞其害，不可制矣。素史氏曰：不然。夫山中之虎甚多，杀其一，岂能杀其二杀其三。惟修其藩篱，固其墙壁，谨其出入，虎其如予何！吾愿人勇以防虎，知以避虎，即放虎亦不失其为仁。

△与你何干

此素位而行学问中棒喝语也。彭学院按临松郡，吾青一文童府试不录，呈求吊取试卷阅核补录。院批：「此提调职专，未便俯侵。」不准所请。夫学台典试，以尊临卑，尚以此立言，况位卑言高，庶人议上，当以「与你何干」四字发其深省。

△舍伊不得

祖父世业宜守，师友相规须记，颖敏质地不可浪抛，子弟聪明必该玉就。有用之人，虽有过亦当节取；有用之物，虽已坏尤必加修。偶然际遇，勿以倘来而轻弃；萍水交情，勿以一面而忽之。书籍内格言，应加三复；刍菘中一得，务必三思。早岁韶华，爱之如宝；莫年余日，惜之如金。畧举大端数言，皆是舍伊不得。

△推下斗磨

磨石器有上下二斗，上斗有棱有眼有担，可以推出粉麪等物，而令之细。乃有妄用其力者，推之良久，不出粉麪，望之是石，扞之有棱，但无担眼，压在上斗底下，不能动弹。噫！是下斗矣。此不知其为下斗而推之者也。又有一等，明知是下斗，若曰吾偏能推动，使下斗转作上斗，用尽平生之力，毕竟原是下斗，只得歇手。更有一等，明知下斗之不能转动，偏乐此而不疲，若以此下斗中尽有佳境，一不住，二不休，用以消磨岁月，竟把下斗磨推了一生一世。

△趁木排船

商人买木，下山入水，以篾伞捆成木排。本商从人，分段搭棚，为食息之所，与圈航相似，谓之木排船。其行难以道里计，行人未有趁此者。嘉定黄陶庵嫁女颇远，令仆一郎探之，不无持赠，临行，嘱有便舟可附之。一郎不慧，问及木排，谓便道也，竟趁之。抵其家逾二日，时当夏日，所携鲜食，虫已蠕蠕动矣。

△竖头纵牲

纵对横言，即竖也。如碁局然，对面直格为纵，左右划格为横。纵对竖言，即横也。人是竖生，物是纵生。乃有顶载高天，足履厚地，是当读书识字，身体力行，岂知一本《三字经》尚记念不全，如「五常中，曰仁义」等字句，多属茫然。问其所身体力行者，但有「马牛羊，鸡犬豕」一二行，为无愧于心矣。然而犹未践形，何也？视其头则闯然直竖者也。故有此谚。

△有眼瞎子

世以不识字为有眼瞎子，浅矣。吾郡孝廉乔敷在先生，论文决科第，言必有中，最是有眼之人。晚年一跌仆地，起时双眸仍炯炯也，竟无一字认得。盖

神物收摄离朱目力，另寻赤水玄珠去也。若其人本不通文义，厥目正如胎生无缝，何称有眼。又或平时鉴赏极当，一朝秉节衡文，竟如乔公一跌之后者，实蹈此谚。

△蚂蚁打拱

淳于棼梦入南柯，为贵官，尚贵主，生男娶贵媵，生女适贵宦。后以时相不合，出为郡守。及至醒来，记验得做过一场富贵蚂蚁。当梦中热闹时，桑梓亲故但见一队蚂蚁，焉知淳于棼在内。棼却认得多人，官场中打拱为仪，居内任时，则曰「某现在京供职」，便深深一拱；为郡守时，则曰「某近补外员缺」，亦是一拱；言及婚媾，则曰「某老先是姻家」；述及交游，则曰「某中堂相好」；见某内任淡泊，改授外郡，是明降暗升。凡有问答，连接打拱，初不自知其为蚂蚁也。

△曲鹪唱歌

曲鹪者，蠢然一物也。无耳目手足，几几乎无口，焉得唱歌。幸与蝼蛄同穴土中，蝼蛄逞其善鸣之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令人倾耳。为曲鹪者，日与亲近，蝼蛄亦不复推而远之，闻者不察，皆以为曲鹪唱歌甚善，不知实蝼蛄鸣也。

△虎头上捉虱

比喻行险以侥幸也。吴门卖菜佣，求财于赵玄坛。神示梦以虎头上捉虱谕之。寤，思神座下有黑虎，晨起诣庙，闻虎耳中蟋蟀鸣，驱出捧归。入平台策局，一鬪而胜，再鬪而赢，骤得数金，号其虫曰虎氏。屈指秋兴尚賒，尽注装花，日倍而富可立致。于是赴高台策内，每筹花白金一两。会有富翁养蟋蟀以百计，照《千字文》编号，内「有」字虫最竞，著名有氏。策主将有氏与虎氏，称兑作合，富人落钞取筹，花载三千，菜佣目眩神昏，倾囊借质，上五十筹花。主者曰：「是何异蚤跳牛口，未便对局。」所识者复尽力帮花，益至七百筹。富人降格落合，拔闸交牙，麀鬪逾时，富人神色自若，佣已汗流浹背矣。顷之，虎氏跳梁，有氏摇动须眉，紧逼跟追。虎氏负嵎，俯首合围，有氏嚙齿齧牙，虎氏六足踞峙，强项不服。富人双眉一簇，菜佣且矢遗满地焉。监场者顾谓两虫主曰：「双插花可作和局。」富者曰：「听之。」佣固争之落绝。两虫似知人意，触动厉气，各奋厥武，驰骤策中。忽然淅沥一声，虎氏头项拔出，而两翅撑立，犹作胜状以鸣。一腔毒气，嘘在有氏身上，有氏已乏，兼中怨毒，僵毙策内。监局者明知有氏已绝，犹袒喝有氏胜。佣乃孤注，猛听喝声，在桩头上翻身仆地而绝，通局不知所为。良久，佣苏，而断头虎氏犹竖翅而鸣。富翁幸免命祸，给以花钱而退。菜佣虽幸得采，犹痛虎氏之不复生也。至夜，神复梦示：「某富人大福，汝财止此耳！不必悲也。」

△猫口里挖鳅

猫职在捕鼠，而性喜食鱼。乃不捕鼠，不食鱼而滥及于鳅，猫实不良，此干人之怒而挖之也。但猫既不良，亦谓人将不食吾余，谁与吾小狸争此鳅也。鳅滑其身，猫果其腹，此而挖之，徒遭其爪牙之噬噬，吾见鳅之入而不见其出也。素史氏曰：食鳅者不义，挖鳅者不智。

△势败奴欺主

有势之时，富足以豢奴，贵足以馭奴，焉得敢欺。然世无不休之富，不歇之贵，是无不败之势也。主贫而奴富，主贱而奴贵，此欺之所由来也。或曰：「奴亦不必其骤富与贵也。」素史氏曰：不然。清者，寒之象也。浊者，富之基也。粪秽之区，百卉易殖。

△神衰鬼弄人

神者，人之英华。每于月明之下，露草之间，现出精光，顾影自见，或数尺，或数尺外，闪闪烁烁，鬼魅见之，自然辟易。迨年老或病，气馁精枯，其神就衰。鬼即乘衰而至，窥伺之，揶揄之，现奇怪头脸，恐吓之，戏侮之。鬼物喜于弄人，向特神旺而不敢近耳。技痒已久，至此百态俱出矣。

△合活养性命

江抚张讳鹏翻。出见异丐，一身两头，手足如常，各二。令家丁引带入辕。密询得孩时被恶丐所诱，两孩各削半体，热血胶粘，合为一身，游热闹处，丐获倍利。张公仍纵之出，令人尾得老丐，立杖杀之。异丐发入养济院。素史氏曰：之二人者，势不独生，命当合活。

△傍早做人家

做人，修身也；做家，齐家也。修身自格致以至诚正工夫，皆在「做人」二字内包之；齐家连治国以及平天下义理，皆在「做家」二字内通之。做者固惟日不足矣，是须傍早。若以一生吃着养家活口立言，止许农圃中理会耳。

△钟馗捉小鬼

钟馗赴试，小鬼夜涂其面，看验时黜之。馗怒，死，捉小鬼勘之。鬼曰：「公极美秀，自得贵人提携，何投不利。但天下后世，以公为美貌得功名，貽玷清名非细，故涂公面，所以全公者，不亦多乎？」馗曰：「汝言诚是。但目见高车驷马，后拥前呼，不下数辈，汝何不一一涂之？」鬼曰：「公气节中人也。故不恤冒死，浪肆笔花。若一一涂之，又恐太滥耳。」

△罗汉请弥陀

十八尊者邀弥陀赴龙华宴会，正席外议谁首陪。监斋神拟降龙、伏虎居太位，言以强为胜也。护法韦驮曰：「有钱为上，当以金身师首陪。」金身罗汉正欲上坐，赤脚罗汉厉声一喝曰：「韦天王欺贫重富，此席当是贫衲坐。」金

身即退下，驮私问之，答曰：「渠袴管内只有二足，何必与校。」赤脚罗汉昂然一坐，又见长眉大仙飞锡而入，说声：「且漫。乡党序齿，置吾何地？」赤脚尊者亦即避席，自言自语：「力士怕黄金，财主怕穷汉，穷汉敌不过阎王势。」弥陀欣然而笑。各就席。惟有皱眉禅师一声长叹：「阿弥陀佛！我无力无财无势，又生不出一副老面皮肤，只落得长作懊恼罗汉也。」

△眼饥肚里饱

此是馋犬小照。主家给犬饭食，非不饱也，见有鱼肉必窃食之；乃或邻家复见饭食鱼肉可得而窃食者，亦如本家。是乞其余已无不足，仍又过而之他。别见他人自啖饭食鱼肉，犬之两眼眼睁睁凝注，转转流连，其人或出遗矢，犬即随后啖其所遗饭食鱼肉轮回之渣滓，津津乎仍以饭食鱼肉者。有时肚中满溢，呕而出之，又旋吐而旋收之，睥其目，不顾蟠其腹也。

△嘴硬骨头酥

此是蚊虫判语。喙如利锥，刺入人肤，长嘘短吸，恣意饱餐血食，吞噬剥肤，酷已甚矣。其嘴之硬，不问可知。将谓此种恶物，必具一副坚硬骨子，熬炼得起，有大过寻常者。岂知被人伸其一指，轻轻一搨，便通体糜烂。噫！酥矣。

△无梨不成蜜

蜜蜂之为物也，将相佐使，各有供职効命之处。其酿蜜必用梨花为酵。梨花非随地得有，如三吴广大，止有洞庭东西两山，玉雨成林，远近数百里赖之。蜂使领队出采，穿山度水，冒雨冲风，死且过半，生还者盖寡矣。

△有麝自然香

麝香在肾，擒获者疾取方得，少迟已自剔破矣。麝既死，犹以足捧其肾囊，爱之至也。收取其香，虽什袭以藏，香气必达于外，偶一沾染，经月不散，贮他香者，臭味终逊焉。虽百般引触，其歇也可立俟也。

△热气换冷气

人生不可着一热字，颜子居陋巷，一簞一瓢，止一冷字，受享不尽。一着热字，便被发纓冠而救乡邻之鬪矣，焉能不改其乐。我之气热，一世之气必冷。试当夏令，我身通体皆冷，觉满天地都是热气；一到冬间，我身通体皆热，觉满天地都是冷气。此对待之理，动而必换者也。故贤者发热心，不肖者走热路，无不受病。须知热乃病体，是以问疾必曰：「凉否？」他如屈子行吟问天，贾生痛哭流涕，似可不必。

△大虫欺小虫

江南有虫名曰地蜱，乃伤科佳品。大者如钱，次如碁如豌，小者如豆如粟如虱。大者食小者，小者食尤小者，递食递长，亦递少，久之仅存一大。医师

捣烂入药。

△罔话三千年

乡人饮酒，内有三老，主人以齿最尊者首坐，各使之年。其一曰：「东天日出亮赤赤，照见吾须牙雪雪白。盘古皇帝分天地，吾替伊掬曲尺。」其二曰：「东天日出亮赤赤，照见吾须牙雪雪白。王母娘娘蟠桃三千年拨一只，是吾吃过七八百。」其三曰：「东天日出亮赤赤，照见吾须牙雪雪白。吾亲眼见你两家头搭鸡屎，又来罔话骗吾老伯伯。」

△横饱六十日

夫佃农岂有两口两腹两肠胃，而称横饱乎？自春徂秋，买牛赎种，办壅工作，曰借曰赊曰质当，每食不下咽也。何以能饱？迨至秋成，始而摊糶，继而炒谷，饱则饱矣，非舒徐端正之饱也。夫是之谓横。到得砬米宿舂，浮烝叟释，而豪奴催债矣，牙佞催账矣，寒风催当矣，租船一到，箱瓮皆空。自收割以来，生吞活剥，曾几何时，屈指计之纔六十日耳！子曰：「耕也馁在其中矣。」馁者，不饱也。在其中者，饱焉亦横也，横焉仍馁也。世之食人租者念之！

△狮子滚绣球

狮产口外，力能搏象，善走，日逾千里，百兽之尊，非平常豢养之物也。性喜滚球。球非野处得有，惟以小狮入贡，乃取锦绣簇成球团，与之戏弄舞跳，投其好乐，以驯其性，为苑囿珍奇之兽。其大者不能驯，亦不能获也。取小狮法：伺老狮出穴，攫其二子，上日行千里马递走。老狮归洞，不见其子，疾追之。取狮者使人候于路，狮将及，以球掷置道旁。狮见而喜，百般滚舞，心在球，忘其子为人攫也。羈縻良久，悟而复追，又将及焉。若再与球，不为动矣。乃置一小狮于道，老狮捧归原洞，更追其一，则已入潼关，莫能及耳。夫使老狮不耽于球，而一径追之，则还其一，复追其一，犹可及也。甚矣其中于所好也。

△■〈犛或〉狻戴面袋

■〈犛或〉狻，兽之有灵者也。略具人形，入稠人中，自谓可与同羣。稠人叱之曰：「尔有毛，非人也。」狻惭而退。明日，见表裘者蒙茸而来，狻熟视之曰：「人亦有毛。」挨身列裘人之侧。裘人叱之曰：「尔无冠，非人也。」又惭而退。自恨无冠，适过麪坊，见楮袋焉如帽弼而戴之，于是乎身有皮轩，首有峩冠，摇之摆之，大踱之，俨以为人也。不知其非也。

△描金石卵子

金，世间贵重之品，然至描金，则微矣。卵子，食膳常需之物，然至石卵子，则顽矣。夫描金虽微，设施之奩匣，犹能成器，施之书笺，尚得成文，乃加之于石卵子，则左矣。石卵子虽顽，置之盆水，可以养目，入装潢家，可磨

打裱褙，乃蒙之以描金，则谬矣。是中看不中用，亦但中无识者看，不中有识者看也。

△黑漆皮灯笼

灯，放光夜照，使人不迷于所往者也。笼之必以清纱，或薄纸，取其不蔽明也。乃有不用纱不用纸而用皮者。皮之不足，加之以漆；漆之不足，又施之以黑。其为灯笼也不亦难乎？以之自照则自迷，以之照人则人迷。彼犹自以为灯笼也，入危途而不知，人亦无从而搭救，此最是世间不祥之器。

△天下有空青

空青，本乾坤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结成石胆，中涵天一之水，一尘不染。用以疗目，能使痼疾顿开。非特治目之药，乃治心之药也，心清则目自明耳。当初瞽瞍双目不明，舜使工垂凿石取之，遍掘冀州不得。舜曰：「冀州虽无，天下自有。」乃使禹随山开取。涉历九州岛，得一空青，进之。舜乃献于父前，亲为蘸点，目翳尽脱，睛珠生光，清气直注灵台，光明发越，父乃大悦。底豫而天下化，空青之力也。不然，顽父一瞽到底，即夔夔斋栗，亦无从而见之，其又焉能允若乎？

△世间无难事

此谚有二：一则曰「世间无难事，止要有心人」。一则曰「世间无难事，止要老面皮」。有心人取其钻得进，老面皮取其钻不进。

△孔夫子不赖学

此谚说有四条：或曰「圣如天行至健，一无间断，大贤以下不能及也，惟夫子方是不赖学」。或曰「圣无不通，尚不赖学，何况常人而可怠忽乎哉」！或曰「夫子虽圣人，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故须不赖学」。或曰「赖，藉而夫子生而知，安而行，故无藉于学」。

△张天师被鬼迷

此谚说亦有四：或曰「天下尽多意外事，天师亦有鬼迷时。是以君子常防小人不逊」。或曰「天师猝然嗣位，法力未必精深，故鬼得而迷之」。或曰「道高一丈，魔高一丈，故天师被鬼迷之，无足怪者」。或曰「鬼物最善迷人，适会天师，乘其不备，从而迷之，退而夸于众，谓我能迷天师真人也，何况余子」！岂知功曹传令，将帅施威，上张天罗，下布地网，擒鬼之魂，灭鬼之魄，当此之时，鬼其追悔亦何及哉！

△出卖风云雷雨

风、云、雷、雨，天地之气，人安得而卖之。素史氏曰：是乃欺骗吓诈之意。疾风起处，草木之坚劲者，尚不为动，稍柔弱者，即见偃仆。其象为欺。云之为物，灵巧可玩，千态万状，令人爱慕怡悦。其象为骗。雷声震惊，半空

疾击，人人震怖，不知所为。其象为吓。诈之为言榨也，重压紧催，酒则出浆，菜则出卤，不至渣滓皆干不止。雨之象如此，诈之象亦如此。

△不知天地人和

或问天地人和，何尚有不知者？素史氏曰：「仆亦不知，请道其详。」其人曰：「六六为天，幺幺为地，四四为人，幺三为和。」还问之曰：「和是何物？」其人默然。按此和字，实我字传讹。天地是高厚之天地，人我乃对待之人我。尽性赞化育，多在此四字作根基，岂易知哉！若说牌名，知不知何关轻重。

△猪也糊木也糊

明季一知州，日以酒色为事，民词案牒从无清理，一切委之吏目。其吏目亦无明白审办者，一味颟顸了事。时人为之语曰：「知也糊，目也糊。」两官风闻入耳，严捕之，得诵是语者二人，鞫之。一供是买猪者，猪牙赚渠钱不知多少；一供是买木者，木客赚渠钱不知多少；故二人偶语「猪也糊，木也糊」。此一时遁辞，流传至今，竟为市井口号。

△你叽呱我叽呱

尝过毘陵，叽呱之声，不绝于道。问之多不知所谓。后询江阴巩生，曰：「自泰伯居吴以来，輿情爱戴，一饮一食不敢忘。凡尔我称谓，必涉国姓，曰你姬家我姬家。字音相混，沿袭至今。」

△黄狼■〈足录〉鸡棚上

黄狼性喜食鸡，其■〈足录〉鸡棚上，安能免物议乎？夫瓜田李下，岂可责之兽类，谚殆非为狼发也。

△白狗赶羊駒里

羊食草，狗食屎，岂可入駒。奈有一种白狗，易于混杂，若曰狗虽狗，幸而是白，便赶入駒里。羊若曰，白虽白，毕竟是狗，何便赶入駒来。狗一挨进，始则慕羊而入羣，渐且噬羊而败羣。《易·系》曰：「方以类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目下一言为定

古称奴仆曰嬖，后人隐嬖为鼻，久之耳熟，又作替身语曰眼下，愈避讳，愈显露矣。昔有贵官执政，一切正言谏论，皆不从。所幸一奴，出口入耳，惟言是听。时人为之语曰：「目下一言为定。」目下者，眼下也。

△后来三子送终

张松南先生，讳之瑛，祖居玉峯，寄籍吾青邑。自幼聪颖，父南田先生钟爱之。家僮偶跨庭阶沟道，自祝曰「摄土地」，父命对之，应声曰：「哇【音足】将军。」邑有画师陈耕莘【名尹】，见其齿初毁，戏之曰：「七龄

童子无齿【隐耻字。】」答曰：「八十老人乱画【隐话字。】」其敏捷类如此。青邑中俱目为神童。后即青浦县入学，名噪胶庠，选拔以知县用。缘事株连，下刑部狱。时长似君凤孙，字少仪，年十七岁，考由金山卫籍入学。闻报，卖字赴都，大字如斗，细及蝇头，篆、楷皆工。桐城张相公【讳廷玉，】极器重之。一介寒士，卒能邀恩例赎亲以归。嗣后少仪先生两中副榜，补教习二次，发贵州省知县事，升任调福建汀州府，晚调滇南道。历官皆非时下所谓美缺，少仪先生处之恬然。交满名公巨卿，绝无依阿侧媚。同怀弟二：次磨孙，季■〈圭龙〉孙，皆早世，不及视饭含，惟凤孙以寿终。自闽省丁艰归里，松南先生已八十矣。士论少仪，行则孝子也，其文则才子也，其品则君子也。是为张三子。

△拳拳在壁角里

伸手曰掌，屈手曰拳。拳曲其手，用以殴人；拳曲其身，用以避敌。凡不善拳勇者，往往四面受敌，惟在壁角里，三面护身，一面施威，其势有三：一坐马势，如孟之反抽矢，退步御敌，圣人嘉之。一螳螂势，拳其二腕，挥肱斲轮，霸主式之。一撒屙势，如登东厕，乃黄忠遗矢故事。坐马势可敬，螳螂势可畏，撒屙势可憎，皆足御侮，并入拳经。

△还还家门前过

还家，应还其债之家也。应还而不能还，多迂道以避其门，一遭相见，面必发赧。此时虽不还，其欲还之意尚未忘也。退而百计图偿，终有还之一日。所无可奈何者，日在门前掉臂游行，主人问还否，则曰：「还。」诘其还之期，则曰：「吾日日在门前也。」主又或揖之入，则曰：「吾过足矣，何必入。」后且不欲其过矣。而过者自若也。主者语人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若人乎。」

△是这鸟叫这声

一禽自有一禽言，百鸟自有百鸟语。狗来不怕猫来打，鹦鹉能言；你吃肉时我吃肠，冶长解语。鹃啼归去，滴血泪以添愁；莺啭绸缪，听好音而疗妬。催织催耕，既播谷又脱布裤；呼晴呼雨，道救火复晒出窠。脊令鸣脊令，声细细，文如其人；姑恶叫姑恶，声粗粗，名副其实。五灵脂得过且过，凤凰不如我；雨道士泥滑泥滑，行不得也哥。出窠风，进窠雨，须知众鸟无心；鹊报喜，鸦报凶，分付东君自主。

△做此官行此礼

夫所谓礼，乃克己复礼之礼，不但遵循仪注已也。宰相有礼，在沃君心，总百官；伴食中书，非礼也。封疆有礼，在奖循良，锄贪冒；随波上下，非礼也。台谏之礼蹇谤；钳口，非礼也。将帅之礼奋励；惜身，非礼也。恭谨为

詹翰之礼；不能润色王猷，非礼也。教养为守令之礼；不能作兴民气，非礼也。

△小船傍大船边

将谓有恃无恐，而祸恒起于所恃者，往往有也。嘉庆二年，松郡蠲漕，各县空船，皆以青邑无潮涨落，骈集郭外。六月中，飓风大作，有小渔船，插泊漕船夹道，至晚风愈烈，漕船锚伞皆走，渔船被轧而撒，渔妇溺死。邑侯杨公捐给烧埋。噫！郑忽若不辞婚，当不免彭生之拉，齐大非偶，未始无识。

△来字作去字话

宋包孝肃公拯，自奉清廉，为政明敏，百姓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长子早世，庶出一子，颇不顺亲，父命之东，偏适西。公辄反其谕，如招之使来，说不得来，须作去字说话，然后得来。终公之世，事事如此。临没，谓之曰：「吾死殡以石枕，勿用木也。」公之为此谕也，盖因相传人死，棺中枕烂，始转世而复为人。公意其子素逆，必反其谕，不用石而用木也。岂料公子良心发见，曰：「吾逆父命一生，今歿矣，临终一嘱，必当顺之。」竟遵遗言，枕公以石。

●吴下谚联卷二 正目二

正目二

○正目二

有话便长无话短
为人容易做人难
上有横梁下有槛
前无宿店后无村
人生何处不相逢
善恶到头终有报
阴地弗如心地好
家花不比野花香
瓦罐不离井上破
巧妻常伴拙夫眠
金汁浇在茅柴地
石膏点就豆腐浆
不结子花休要种
动人情处未曾描
带累乡邻吃薄粥
揸掇老爷煨砂锅

遇饮酒时须饮酒
得饶人处且饶人
自家有病自家知
当世做人当世现
屋檐水滴三分雨
宰相家人七品官
牡丹不带娘家土
好女不着嫁时衣
虽然吃饭分高下
因为烧香惹祸殃
今日不知明日事
前船就是后船崖
龟头有痣终须发
靴里无袜自得知
铜钱眼内穿觔斗
螺蛳壳里做道场
羊去吃草鹅去赶
鸡来讨债鸭来愁
老鼠打头猪打末
鸦鸣何少鹊何多
三亩棉花三亩稻
一寸光阴一寸金
诗经易经各自一经
千卖万卖折本不卖
人人有面树树有皮
头头不了账账不清
牛吃粪浇羊吃火烧
猪困长肉人困卖屋
杀人场上有偷刀贼
棺材头边无咒死鬼
拚得自己赢得他人
杀得穷汉做得富户
丑媳妇要见公婆面
热心人招揽事非多

天要落雨娘要嫁人
穷不读书富不教学
秋前拔稗强如放债
小暑种秧止好了粮
人直不富港直不深
男大须婚女大须嫁
黑眼乌珠见了白铜钱
吃生人头不怕血腥气
青茄子落坑缸半斗俏
螺蛳壳打泥墙一堆松
棺材内伸出手来死要
乡下人不识■〈髟上害下〉痲头丑
雨打上元灯云掩中秋月
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
吃力弗赚钱赚钱弗吃力
养媳妇做媒人自身难保
老和尚看狗练我不如他
止顾羊卵子弗顾羊性命
单见鸡吃水不见鸡撒尿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师姑趁夜载来去没得闲
黄昏不上宅半夜偷弗着
清明不拆絮到老没成器
打杀人偿命骗杀人弗偿命
一锄头动土两锄头也动土
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
忠臣不事二主节妇不事两夫
松江清水粪胜如上海铁搭盆
阳山万丈高止比穹窿半截腰
△有话便长无话短

此弹词过接语也。参得《史记》文法，如管、晏合传，前后各四十年，叙述累幅，年分较短，有话便长；中间百余年，止一笔落，无话便短也。卫青、李广分传，中间另作匈奴一传，读者惊为富丽，不知乃卫、李二传之过文也。

二人皆征匈奴者。正如女娲氏补天，铺张彩石，无话撰出有话便长。《滑稽列传》首淳于氏，本战国人，乃落句云：「后百余年楚有优孟之事。」孟在春秋时，史迁颠倒为文，将中间无数便佞，括入饼馅，正如费长房缩地，收摄壶中，是开史家无数法门。

△为人容易做人难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人与禽兽皆天为之。惟天好生，岂不容易，但禽兽一为便了，不待再做。若人而不加一做，与禽兽何异？此人之所以难也。或曰：「吾即做却不做人，有何难哉？」夫不做人，其做禽兽乎？禽兽所做，决不可做，此做人之所以难也。或曰：「做人难，做禽兽当不难，何以禽兽不可做？」素史氏曰：为禽兽者做禽兽，独奈何已为人也。此为人容易，所以做人难也。

△上有横梁下有槛

此憎人约束语也，不知极有矩矱处。人生自幼至老，前有尊，后有长，上有君父，下有师友，外有物议，内有谗谄，皆是药石。即后生小子，亲子弟侄，皆可相师，是为有梁有槛。若上空下洞，正似巢居穴处，近于禽兽矣。

△前无宿店后无村

此日暮途穷之境也。前有店，后有村，则进可投宿，退可栖身，至此则行止两难，为之奈何？曰：「当悔于始，愆于后，谨于现在。」悔于始者，前此不问有店有村之处，乃冒昧以至此。愆于后者，后此必审有店有村之处，不可复冒昧以至此。其谨于现在尤为吃紧：一记定东西南北，不可迷却路头；一认明康庄大路，不可走入歧途曲径，致落奸宄术中；一加谨行装衣被，以御风露，如此而已矣。此而复有意外蹉跌，则惟安之于命。

△人生何处不相逢

人生在世，随处当宽一着。赵盾田于首山，以箪食拯翳桑饿人，此灵辄之逢盾也。过而不留，曷尝计后来盾之复逢灵辄乎！乃倒戟以御公徒，免盾于伏甲之祸者，即是翳桑饿人，是谓好相逢。魏齐困范雎于垂毙，厥后雎报魏齐，以速持头来，乃恶相逢。恩讎异用，食报同归，何处无之。所愿世人，施慈祥于萍水之踪，无求回避于狭路之际。

△善恶到头终有报

善报以福，恶报以祸，此常理也。其间或有善不必福，恶不必祸，且有颠倒受报者，人每讶天道之爽，不知其未到头耳。昔有富人好行其德，竟至废家，晚投僧舍，僧辈向亦沾惠，不至饭后钟也。又以反谷难糴，后适登厕，雷殛堕窖而毙。寺有高僧，命割其足大指，纳诸庙桷，烧埋之。后二十余年，有按台过寺谒佛，前僧请脱左靴，按台奇之，询所以。僧畧述前事，启桷而指犹在

也。按台现缺足指，盖此人前生极恶，转为富人，以酿其罪祸，该一世饿死，一世溺厕，一世雷殛而死，因其改恶为善已多，一朝并见，复得为人，而致显宦云。又一恶人，家富，子历通显，孙辈皆英俊，六十生辰称庆，乃谕家人改一切恶事，广行善举。未几，诸子夺职，诸孙或夭或废疾，盗贼、回禄叠见，窃悔善不可为，复改为恶。子旋复职，孙更多男，复享诸福。人方谓天道福淫，后罹重案，子孙抄灭，无噍类焉。所谓聚而歼旃也。向使改悔克终，止于贫寡已耳，当不至此。

△阴地弗如心地好

阴地所以妥祖父骸骨，非藉为子孙福泽计也。福须德培，亦须德载，心地是也。心地好，阴地自好，即不好，亦化凶为吉。心地不好，阴地自不得好，即好，亦化吉为凶。范文正公坟，徧地乱石，统体杀气，葬后皆变成石笋，至今呼为万笏朝天。朱文公为郡守，郡民争地为坟，预埋石券，讼之。公勘断予之。迨公卸任，复游其地，其家墓木成林，意必发祥。问其山人，则曰：「吾郡朱公为守，民无冤狱，惟此案堕伪券术，误断予之，今其墓亦不发。」公乃大书墓石曰：「此穴不发，是无地理；此穴若发，是无天理。」至夜，雷发其冢。

△家花不比野花香

家花园花，野花路花，世人以其皆有香也，漫无区别。不知野花之香浓而不清，家花之香淡而弥旨。此际须用动心忍性功夫，遇野花，则曰「非吾花也」，过而不留可也。对家花，则曰「乃吾花也」，养而不失可也。林和靖孤山三百株梅，日给食力，乃得家花之趣。若四月蔷薇，沿堤莖蔓，奇香袭人，一朝零落，亦惟见荆棘满林而已。昔先民恐人以野花等于家花也，故特为此谚。素史氏恐人以家花逊于野花也，故特注此谚。

△瓦罐不离井上破

陈仲子居于陵，抱罐李下，汲井灌园。楚使见之，言于楚王，聘治楚国。仲子辞。使者曰：「吾观子灌溉之勤，百卉繁殖，异日治楚，当如此园矣。」仲子曰：「然。吾为人灌园，常忧旱，不汲则不能救，汲之则此瓦罐不得离于井。蔬果诚荣矣，而罐恒破。吾治楚，楚之民，国之蔬果也，而王实其井。不汲则不能救，汲之则吾不得离于王。民诚荣矣，而吾恐为之罐也。敢辞。」

△巧妻常伴拙夫眠

唐拙夫、缪学三，皆松郡名士。一日，挟妓饮。妓颇慧，唐曰：「此巧妻也。」缪曰：「巧妻常伴拙夫眠。亦有出处。昔一院姝，声伎敏妙，贵客过之，问其姓，曰：『康字头，吕字脚。』客曰：『然则卿乃姓唐也。』彼姝曰：『小妾非姓唐，拙夫乃姓唐耳。』」举座噱然。

△金汁浇在茅柴地

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易》训之矣。《尚书》「包匭菁茅」，各列《禹贡》。《春秋左氏传》：齐桓公伐楚，责包茅不贡，王祭不共。读者疑之。茅随地而有，何楚贡不入，遂至无以缩酒。杜注茅之异处未详。素史氏按志载：楚省永州野有香茅，当时入贡，非他处可比。此而以金汁浇之，宜也。勿以谚为戏语。但世多不香之茅，概予一浇，抑滥矣。

△石膏点就豆腐浆

石膏，金生水而复金。豆浆，火生土而为水。分阴分阳，迭用柔刚，妙合而凝，成为腐。此淮南王安游戏而作，偶合于变化之理，遂利赖及万世焉。

△不结子花休要种

天下之花多矣，结子者佳，不结子亦有妙处。莲也菊也牡丹也，皆花之选。乃濂溪先生之品花也，于牡丹则曰「花之富贵者」，于菊则曰「花之隐逸者」，于莲则曰「花之君子」。三者惟莲结子。信如谚言，若牡丹若菊，不必刻意以务种也。素史氏曰：种莲花也，斯可矣。

△动人情处未曾描

此昔人题半截美人图句也。吴人诵之，訾画工无识。不知己之无识也实甚。夫蛾眉眼、芙蓉面、瓠犀齿、丁香舌，何一非动人情处？而必诟及此区区者，陋矣。

△带累乡邻吃薄粥

新科状元夫人，以无黄鸡子掷之城垣之下，俗名「散荒」。谓状元出身处拔去福泽，年谷必遭荒歉也。夫岁有不登，流离载道，地方官长设厂赈粥，苟延残喘。如果为状元出身而起，自必怆然曰：「奈何以吾一人富贵，带累乡邻吃此薄粥哉！」何以赎此？计惟本境州郡大弊有未除，必求所以去之；大利有未兴，必求所以建之。俾桑梓之乡，咸登仁寿之域。刻刻存「带累」二字于心坎中，苦之以薄粥，偿之以厚福，异日辅国安民，功溥当时，泽流后世，知某州某县某乡有某某也，斯梓里之叨光不朽矣。岂以鸡子白数枚，令内子家轻轻一掷，遂谓毕状元之能事哉！

△撻掇老爷煨砂锅

奢、俭为居官循、酷关头。彼用度奢侈，货财易竭，国课吾掌，欲不侵而不得，民命吾操，欲不耗而不能，身名俱败，皆此厉阶。若能出入撝节，货财可继，仓库自不动弹，闾阎自无刻剥，进退有裕，德望兼优，并受其福。不知足者，食费万钱，仍无下箸之处；知足者，粟邀五斗，犹念折腰而来。石季伦金谷，终祸及当身；公孙弘布被，卒无伤大节。故与其列鼎，宁陈贰簋；与其三黼，宁置竹炉。降而至于砂锅，俭不中礼，为已甚矣。世之为老爷者，决不

肯煨，素史氏窃撻掇之。

△遇饮酒时须饮酒

此随遇而安，不遇不必贪杯，既遇何辞一醉，下一须字，何等从容自在。东坡云：「酒能乱性，佛家忌之；酒能养性，仙家爱之。」吾于无酒时作佛，于有酒时成仙。

△得饶人处且饶人

秀才家独居深念，不骂人不打人不杀人，自谓饶人之至矣。须知不到此地位耳，何处由得尔骂人打人杀人，而乃谓饶人乎？一旦得到饶人之处，偏是要骂要打要杀。当此而饶人，方是饶人。「且」字一下，正似红炉点雪，令当局者遍体生凉，将觉闻钟，发人深省，正在此处。

△自家有病自家知

「病」字须看得广：六气七情，身之病也；不勤不俭，过恹过刻，家之病也；寡廉鲜耻，败度败礼，品之病也；空疎固陋，矜己短人，学问之病也。「有」字要看得细：若粗率一望，宛然无恙，必按脉切理，则通体皆是受病，方见为有。「自家」二字须看得亲切：盖其中承当之处，初非他人所预，须深深刻责到自己身子内。「知」字须看得有力：非自然晓得，亦非泛然晓得，并非徒然晓得已也。须似芒刺在身，不能一刻即安，必速治去之，霍然脱体始快。

△当世做人当世现

积善余庆，不善余殃。言报在本身有未尽者，必且波及。儒家有报在子孙，因果家有报在来世之说，此正「余」字意，乃说透一层，尤加警策。世人不知此义，反似为我宽一限者，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之见，自此起矣。谚为揭出「当世做人当世现」，若曰此不待子孙也，不待来世也。噫！尚何幸哉。

△屋檐水滴三分雨

此约畧之词。其实屋檐水滴，非整整三分雨也。设当云淡风轻，霜清露润，此时得雨，屋瓴润泽，虽不及三分，檐溜已如澍矣。若旱气炎照，烈日炙干屋瓦，自脊而棱，层层销烁，缝道敛濇去一，燥风刮耗去一，尘沙干没又去一，上天降雨虽不止三分，而檐下沾濡微乎微矣，故约畧三分耳。

△宰相家人七品官

古者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原有如此义例。但当时上有共主，小国之君亦是臣子，本与卿同。后世宰相虽尊，家人究不得称臣，其曰七品，亦属杜撰。若有风力人员，即七品以下，宰相家人亦不能抗。如鬪茸苟污，虽大员且屈节焉，岂特七品哉！

△牡丹不带娘家土

武后临朝，腊月游苑，有诏百花夜发。诸花皆开，惟牡丹不应制，贬之洛

阳，连根带土而去。至洛，会天雨，大半淋脱旧泥，有司安插栽种，不带泥者次年荣茂异常，带泥种者仍不开花。于是掘起，洗净别栽，后乃一体盛开。相传至今迁种者，洒洗去土，故有此谚。

△好女不着嫁时衣

尝见人家女子及笄，频向父母求金索币，临嫁时叠篋添衾，于归之后夸耀舅姑，或争荣妯娌，此何如女乎？须知吾如有命，日后自能衣锦荣华；吾如无命，嫁时虽则秾艳，日后终当蓝缕，前后相形，能无愧怍！毕竟相夫助子，不在几件衣衫。何须不见萧郎后，叠在空箱二十年。故世有不著者，谚称之为「好」。

△虽然吃饭分高下

学古之道，而以舖餽，堪为浩叹。吃饭之分，加以「虽然」二字，此外之无高下者，概可知矣，正不待其词之毕也。此亦苏松人所撰，增入《百花台》弹词。寓言武林莫宦，延塾师金先生，清节解馆。馆僮担送行李，师即景口占得句云：「墙内桃花墙外红」，僮应声续之曰：「长工挑担送长工。」师怒，欲麾之去，但不得僮仆，恐丧其斧资，姑为忍耐。后白诸东人，主素宠僮，呼之跪，数以慢师之罪，如续全得解方休，否则必责。僮乃续句解之曰：「虽然吃饭分高下，打发工钱一样同。」

△因为烧香惹祸殃

香为神佛所贵，烧香所以敬神佛也，当降福之孔多，岂反加之祸殃哉！但其平日为人，诸恶奉行，众善莫作，神佛所欲加祸殃者，正在此辈，向特巡查未及耳。乃一炷清香，投之案下，通陈姓名，面呈情愆，查对黑籍案应死生定罪轻重处分，立时的决。大者死丧，小者病讼火盗等因，其祸其殃，不一而足。向使此香不烧，尚冀迟缓，今则何可遁乎？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今日不知明日事

无论其它，即吃饭、着衣、困，日日如此，日日可知；必有一日不如此，故不可知；于何一日不如此，则尤不可知。素史氏曰：今日饭，明日肉，今日衣，明日穀，今日困，明日褥，此固不可知者也。今日饭，明日粥，今日衣，明日剥，今日困，明日睡不熟，此亦不可知者也。今日饭，明日殍，今日衣，明日烧，今日困，明日竟不觉，此更不可知者也。凡事如是，难可逆料。

△前船就是后船崖

崖，泊船滩也。石砌完善，历阶可登，则为坦途。乱石倾圮，尖锐难蹶，则为危途。前船泊此崖，后船亦泊此崖，坦道不至一时即危，危途不能一时即安。然谚语垂戒，发人深省，危之之意居多。峭石无情，寒流断岸，泊此者不知几何船矣。鼓棹而来，解维而去，皆足叹落日凄凄古渡头也。

△龟头有痣终须发

昔一富人，通于孀嫂，为族所讼，法当刑讯。而妇尚孕，官令族长拘养，俟产后解审。其人商之名讼师，师诣其处，月余无他事事。惟日赴浴堂洗澡，后遇一卖腐干佣，同浴而出，师会其钞，邀留茶室，极其绸缪，餽其姓氏居址而别。密令孀妇贴身婢转教主母，记熟供词。及庭讯，妇依师教，诬指卖腐干佣某，通而成孕。即提讯问，佣坚不承，妇乃质以龟头有痣为证。验之而信，加以严刑，遂诬服，杖责完结，男女二名斩罪并脱。原呈犹求卖腐干者赴上台翻控，师已在百里外办一庄房，水田廿亩，白金百两，许以一婢嫁之，器用皆备，载往该处安居，其人喜出望外，誓无翻悔。若非有此异相，终于卖腐干而已矣。安得此骤发也哉！

△靴里无袜自得知

靴所以华其外，袜所以实其中，乃是表里相副，二者不可得兼，舍靴而取袜者也。盖有袜无靴，跌扑不破，有靴无袜，寸步难行。彼犹谓人之不知也，人虽不知，己自得知。夫当己自得知之境，最难为情，谓为无袜，则生愧心，谓为有袜，则生欺心。噫，其不至脱空靴也几希！

△铜钱眼内穿觔斗

铜钱径不及寸，其眼仅容秬黍，昂藏七尺之躯，何能从中穿斛斗哉？要其初，看来原不得穿入，熟视良久，渐且如碗如斗如箕，后且如车轮，以身就近，钱眼不觉其小，己身不觉其大。见此眼内，良田华屋，娇妻艳妾，鲜衣美食，佳景不一，遂一跃而入。有良田，抑勒而不急售；有华屋，迟回而不忍居；有娇艳，忻羨而不即近；有鲜美，濡忍而不敢吃着。一生一世，只在钱眼内翻来覆去，一跃而入者，终不能一跃而出。穿到东，东边是钱；穿到西，西边是钱；南、北皆然。区区仅容秬黍地位，比孙行者八万四千里不是过也。

△螺蛳壳里做道场

螺蛳大如雀卵，其壳固渺然者耳。乃里边三转旋窝，如僧家所谓大乘、小乘、最上乘，具此壳内，故和尚可于此做道场也。又如道家所谓上界、中界、下界，具此壳内，故道士亦可于此做道场也。有时僧道在壳内对坛，求秀才书一坛联，曰：「蜂拥瑶坛，和尚拜洞房花烛；蚁行禹步，道士穿九曲明珠。」

△羊去吃草鹅去赶

羊与鹅皆善食草，羊吃于前，鹅赶于后，鹅羊相继，而草危矣。鹅见羊之先己而吃也，必求过乎羊；羊见鹅将夺己之草也，且放量而吃，鹅羊相忌，而草益危矣。于是鹅专食草，何暇以赶羊为事；羊知鹅意，亦不以赶己为虞，鹅羊相济，而草之为草，不至于濯濯不止也。

△鸡来讨债鸭来愁

鸡能讨债乎？曰：「能。」尖其嘴，缩其腮，雄其声，扑其翅，鹰爪鹞眼，跳椅飞台，极剥啄追呼之酷矣。况随后者又有鸭乎？夫鸭性较钝，而貌似慈，嘈嘈喋喋，若逼之，若怜之，总是愁之。别谚云：「叹气一口，宅低三尺。」故宁受鸡之讨，难受鸭之愁也。乃纷至沓来，咄咄逼人，谁能遣此。

△老鼠打头猪打末

十二肖不知始于何时，取于何义。猪大于鼠，鼠小于猪，奚翅尺寸，何以首尾颠倒。且以猪为末，犹可言也，以鼠为头，其谁服之。夫以龙之神灵，虎之威猛，风云拥卫之物，乃颓乎中间，虽驾猪之上，已屈鼠之下矣，岂不悖哉！素史氏曰：圣人行夏之时，固老虎打头牛打末也。

△鸦鸣何少鹊何多

此杨椒山诗句，江南人重其人，哀其志，爱其诗，家弦户颂而成谚。两「何」字，怪而叹之之词。素史氏曰：是固无怪。闻鸭声者，恒诅之曰：「老鸦嘴上生疔疮。」又以碗水置灶神座下，架刀碗口为祝杀鸦。夫犯人所忌，至欲咒而杀之，鸦何苦而鸣哉！又见造房闻鹊噪者，以烝饼献上，俗名抛梁馒。叨人之爱，至饮之食之，鹊亦何惮而不鸣哉！究之其声，曰「拆拆拆」，又何利于上梁？鸦鸣曰「好好好」，人何以不加察耶？

△三亩棉花三亩稻

花宜晴，稻宜雨。平分三亩，必有一得，故曰「晴也好落也好」。计图人定胜天，不思不便宜处，亦必居其一，终是天定胜人。惟修其车具，畜其牛只，勤其耕庠，虽全种稻，不畏久晴。治其锄器，伺其霁歇，倍其工夫，虽全种棉，不虑久雨。是谓人定胜天。此而得人，则事半功倍；不得，亦有备无患。不然，爱博者不专，罔利者皆贱，又何必存骑墙之见，致歧路之悲哉！

△一寸光阴一寸金

此为读书者发：自七八岁至二十岁，所读得之书，至老犹能记诵，此际光阴是赤金。二十后至三十，心思增长，易于会悟，然较前易忘，此是黄金。三十至四十，正运兑使用时候，乃白金也，犹是足色纹银。四十后是圆丝，记诵会悟俱不及前，而设使作用，立功成德，正在此时。五十岁后，便成夹三。过此以往，是铜是铁，是锡是铅，五金皆金，而用不同矣。若少时记诵不懈，至此会悟仍灵，以后运用，价值尤贵，即白金，亦是黄赤，皆因炼久丹成，汞源不涸也。古人耄而好学，能使铅锡化为金银。倘青年怠惰，已将金银作铜铁用矣。三四十后，即瓦砾耳，并不及铅锡。谚语是格言，素史氏是痛哭，阅者志之。

△诗经易经各自一经

五经皆各一经，何以独言《诗》《易》？盖因旧例：《诗》六房，《易》

六房，《书》三房，《春秋》《礼记》各一房有半。《诗》、《易》二经中额较多，士子习者亦多。輿人耳熟，此故专举及之。

△千卖万卖折本不卖

此正是活变处。若谓亏短本价，决不出卖，则凡货物有过时者，难久者，何以处此？如暑月腥牲，腊月搁鲜，愈居奇而愈坏，不将货弃于地乎！按「千、万」二字正是卖之多术，物价低昂不一，有时倍长，若急售不得价，即是折本。有时日渐倾跌，相时见机，速于脱卸，即折本犹不折也；迟之则愈折矣。知此乃可与权。

△人人有面树树有皮

人之生也，理从面达，愧怍征焉。不恤其面，生理绝矣。树之生也，气从皮达，润泽征焉。不存其皮，生机绝矣。吾乡有偷儿，破案拟徒，二年会赦开释，而面已刺，羞见亲邻，归家夜半自缢。北庄祖墓有桧树，计二百余年矣。忽传其皮能疗百病，闻及苏、松、太三属，来取其皮，藩之莫能禁，阅两月而皮尽，竟不复苏。夫有面而忽无面，是宜死，不独偷儿，人人如此，然死于自缢，他人不及也。有皮而忽无皮，是宜死，不独桧树，树树如此，然死于济人，他树不及也。

△头头不了账账不清

人头止宜有一，不容更多。至称头头，则自不能了；头头不了，自然账账不清。《山海经》所载九头六头三五头不等，皆属寓言。多头者，乃禽兽也。干为首，君父之象，民无二主。如冯道历仕五季，正与天吴相仰一类，道以梁、唐为君乎，以晋、汉、周为君乎？《五代史》以道为何代之臣，任何代之事乎？殊属难清。国有史，如家有账，《五代史》一大账簿，冯瀛王一大贾人也。读廿二史，方可读《山海经》。

△牛吃粪浇羊吃火烧

此言种植之物也。牛効犁锄灌溉，一切禾麻菽麦，叨牛之功。牛过而食之，莫谓草木无知，亦有感激鼓舞之意。故勃然兴之，如粪之浇也。若乃羊，平时一无功于种作，一旦肆其贪心，恣啖横饱，棉豆禾麻，但受其蹂躏吞噬之苦，岂能复动其生机，得不如火之烧也哉！

△猪困长肉人困卖屋

猪受人豢养，不劳心，不劳力，一困恬然，而能事毕矣，焉得不长肉乎？乃有人焉，见猪之受用便宜，羨之慕之，从而效之。亦不劳心，不劳力，犹是一困恬然，意盖冀其肉之长也；然而卖屋矣。须知废时失事，生计全荒，断无不破产者。纵家有余资，而假手他人，亦遭侵没，不至凋落不止，况晏安酖毒，天不假易，亦理所不容。

△杀人场上有偷刀贼

爰书一定，法网如罗。刑人于市，不漏而疎。斩旗高插，兵吏譙呵。钢刀出鞘，危哉头颅。于斯时也，惟唤奈何。突有人焉，乘此险迫，瞥然而来，阒然而集。听之无声，视之无迹，猛伸擎云之手，竟作偷刀之贼。抽刃而刽吏惊魂，投笔而刑官丧魄。有刀无刀，此贼何贼，不是剑仙，定然侠客。龙逢脱洒血之灾，比干免剖心之厄。汉末名士，仍聚首于龙门；唐季清流，得全躯于马驿。若夫报国为怀，精忠武穆，得胜朱仙，班师就戮。忽焉销镝藏锋，遂尔全家解缚。打破十二金牌，反坐三字冤狱。诛桧贼于须臾，剪长舌之酖毒。尽东窗事发之辜，翻南渡偏安之局。至如丧师土木，沙漠还辕，于公定识，天顺改元，尽忠受戮，千古蒙冤。于焉掣剑，欢噪齐喧，复向西山而伐竹，寻悟迎驾于夺门。别有介溪当国，忠荃遭残，椒山劾奏，十罪五奸。风吹枷锁，香满城环，血先化碧，心早成丹。宝刀失于俄顷，贼臣见而胆寒。惊法场之异变，致主上之回颜。临刑诗无烦留补，代死疏任其发还。有此贼也，昆仑聂隐不能俦；偷此刀也，干将莫邪不足忧。可另剖奸臣之腹，可别斩佞人之头。一啸而风云变色，再试而草木为愁。至戮正学于廷阙，斩文山于高楼，吾愿遂其志，吾愿成其谋。不欲有是贼，又何用其偷哉？

△棺材头边无咒死鬼

郑为伐许之役，公孙阙与颍考叔争车，暗放一箭，射死考叔。庄公若为不知何人射死也者，令人咒诅暗杀考叔之人。是夜公孙阙竟死，公疑为咒而死，心甚悼之，殊不知阙非因咒死也。夫以颍考叔之纯孝，曾施及庄公，此番伐许，奋勇登城。阙以私怨杀孝子忠臣，神人共怒，天地不容，国法虽逃，冥诛必速，此固不待咒而死者也。今世此等事甚多，祸福惟人自召耳。愚夫愚妇，疑神猜鬼，故谚揭之曰：「棺材头边无咒死鬼。」

△拚得自己赢得他人

此为赌钱者说法。事干例禁，而赌之私例亦严，若者输，若者赢，皎然划一。业超商贾农工外，法等徒流刺杖中。赌钱情极荒唐，而资本须有实际。赢者若干，输者若干，交兑匹敌。当场伸出无情手，入局难容乏钞人。赌钱心最私，而通身之归结却公。赢者不必定尖巧之人，输者不必尽愚顽之辈，总是同归于尽。千金孤注浑闲事，一掷当场若有神。故此拚得自己钱帛，方赢得他人钱帛，黄昏散得三千贯，白日能收一万缗。拚得自己田地，赢得他人田地，寻思吐手连阡陌，难免回身少立锥。拚得自己房屋，赢得他人房屋，春莺欲啭迁金谷，社燕偷窥入画堂。拚得自己妻女，赢得他人妻女，欲求美妾归罗帐，忍使山妻过别船。况拚得自己，如吾愿者多；赢得他人，如吾愿者少。玉碎山头多是现，金生水底尽成沙 【 賒。】

△杀得穷汉做得富户

穷，贫也，贫带刀；富，利也，利亦带刀。穷富之中，杀机寓焉。但贫字之刀在身，受杀者也；利字之刀在手，用杀者也。然则富户其杀人者乎？富户不必杀，做富户不得不杀也。或曰穷虽穷，犹称汉也，何便得杀乎？素史氏曰：称汉者，无过好博好饮好鬪好讼好色称汉耳，此其所以见杀于富户也。或又曰：穷而汉，则吾既得闻命矣。汉既穷，亦无利于富户，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先亦尝做得富户来。富难常，穷未尽，其为人也小有财，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丑媳妇要见公婆面

凡为媳妇，无不要见公婆之面。但貌之美者，浓装艳服，增妍取怜，公婆一见，爱之如珍宝。此媳妇也者，如鱼得水，如渴遇浆，其要见也，固无足怪。若夫丑者，未成九子母，先现鸩盘荼，无盐女实无颜，屈不全身更缺，是亦可彻其环瑱，至老不嫁矣。乃始而托戚央亲，多方倩代；既而涂脂抹粉，百计装潢，公婆一见，憎之为鬼怪。此媳妇也者，亦欲如鱼得水，如渴遇浆，其要见公婆之面，无非在洞房花烛下讨得甜头；却不道于识羞怕脸中，寻些苦吃。

△热心人招揽事非多

此为求全之毁，作孤愤语也。意谓天下事多不平，世间物各太极。于穆不已，天固无言；自在法门，佛止微笑。为因拚洒着全腔热血，不觉搅乱了一片冰心。历山本不迷，何待到烈风雷雨；葛伯自不祭，何劳你酒食牛羊。古大禹抑洪水，弃子抛妻，直至八年于外；周文王事暗君，披枷带杻，难免百日生灾。过宋围匡，孔圣人亦遭无妄之厄；劝齐代燕，孟夫子也担不韪之名。借箸陈筹，老留侯担搁赤松修道；鞠躬尽力，死诸葛纷扰庐草清风。三更加腹，太史公吓得大惊小怪；五斗折腰，花园口弄得地白田荒。李山人白衣长史，辞不下紫袍勅；岳少保铁骑将军，当不起金字牌。西湖望气，刘青田不晏安而鸩毒；土木还辕，于忠肃受积善之余殃。纵观先圣先贤，大半多招多揽。倒不如冷暖自知，绝口不谈当世事；一任他苍黄反复，将身跳出是非门。

△天要落雨娘要嫁人

天，纯阳无阴，要落雨则阳之求阴也。娘，孤阴无阳，要嫁人则阴之求阳也。如矢赴的，如浆点腐，其理如是，其势如是。

△穷不读书富不教学

书中道理，人皆受范，何独不及穷人？盖穷人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育，救死不贍，奚暇治礼义哉！此固势所不能也。若富人教学，有何不可？素史氏曰：所教之学，即所读之书。书中所载，将不利于富人。就如《大学》为开蒙之书，所训「悖入悖出」句，「以身发财，务财用必自小人」句，高声教读

，毕竟碍口。

△秋前拔稗强如放债

稗，莠草。杂入苗中，能窃地力，侵苗之膏，若不拔去，一茎能占二三茎稻。苟迟至秋后，稗根篡入苗根，拔亦害苗，不拔亦害苗，故良农必图之于秋前。夫秋前而从事于拔，亦不免食力繁费，然收成不啻倍利，故曰「强如放债」。强如，犹言胜似。

△小暑种秧止好了粮

早熟之乡，小满插种，如吾青邑，多于夏至前下蒔，谓之梅秧，收成得二石外。夏至后种者，谓之时秧，每茎秀穗，较少二级，头时犹可，至后七日是也。再后五日为中时，再三日为末时，递迟收亦递减。到小暑节内插蒔，失时极矣。烈日焦炙，苗身难活，苏而后发，秋成日浅，地力不及资，人功不及济，上乡收止三四斗，中下乡不过二三斗，故曰「止好了粮」。

△人直不富港直不深

人之生也直，无愧生理，当获美报。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泥不停污，是宜富宜深之至矣。何以有「人直不富，港直不深」之谚？素史氏曰：人之生也直，理直也。人之死也亦直，形直也。沈万三死游十八狱，狱狱需索，毫无给发。众鬼争殴之曰：「尔巨富，谁不知之。吾等望子来久矣。」万三曰：「吾生时诚富，奈今死矣。一文不得带来，何以给付尔等？」噫！是为人直不富。张江陵侍讲神宗，作《四书直解》行世，士人依此讲解，作文多粗浅，不耐人寻味。是为讲直不深。吴下讲、港同音，故尔传讹。

△男大须婚女大须嫁

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故男须婚，女须嫁，固不宜太早，亦不宜太迟。《周南》雅化，所贵婚姻以时也。凡婚嫁当以二十岁为率，迟早先后一二年，须急为完聚。盖男女大欲，与饮食同，饥不与食，渴不与饮，强者攘之，弱者窃之。或蔑礼败度，或灭性戕命，佻达之子固所不免，即敦厚之士，外束于礼，内炽其欲，七情憧扰，暗地销烁，煎熬成疾，及父母知觉，已不救耳。遏之固死，遂之亦死。女子有怀，易地皆足为虑，事到其间，为父母者悔之晚矣。素史氏家居授徒，有程生灿，青年饱学，举业之外，兼攻诗古书画，才艺俱优。乾隆辛丑，彭宗师岁试，冠军入学。次年，以优等科举。癸卯入闈，即邀金坛邑侯章公炯荐卷。明年，谢宗师以第四名补增。乃父以子质厚重，兼因后母，不早完婚，聘媳先逝，生抑郁载余，二十七岁，沉痾不起。素史氏具挽一联：「十年文战浑如梦；一载心丧也断肠。」由是遂撤课徒之业。

△黑眼乌珠见了白铜钱

人各有眼，其睛是珠。除去白边，是为乌珠，乌即黑也。既曰乌珠，又曰

黑，何也？为见白铜钱故也。铜钱黄赤，其曰白，何也？以黑眼见之而白也。眼珠本乌，见白铜钱而加黑也。乌珠，黑色生于睛珠；黑眼，黑气溢于满眼。乌，所同也；黑，所独也。眼乌珠者，眸子瞭焉。黑眼乌珠者，眸子眊焉。

△吃生人头不怕血腥气

天地之生人为贵，一人之身头为尊。若统言之，则人而已。一特提之曰人头，便觉有怕人之势。顾荒郊野冢，累累白骨，滚滚骷颅，尚不惊心动魄，偏是鲜血淋漓，腥气逼人，即而视之，骇然生人头也。苟有人心，断无不怕。有大胆量者，曰：「大丈夫死且不怕，血腥气焉足怕！」拔剑切而啖之。夫东到羊头，西到猪头，不如人之头，洵美无俦。我血虚，人头补；吾气虚，人头助；乍吃腥，没吃素。君不见劈棺取脑漆园身，绝处逢生头一颗。不了事，庄生妇，索性还加一利斧。

△青茄子落坑缸半斗俏

青茄色如燕尾，全体光洁，莹然完璧，俏矣。纵遭失落，在于清静之所，上半斗之俏可见，即下半斗之俏亦未尝没也。奈何落于坑缸之中，粪秽之区，过者惜之。若曰：「尔之俏者，仅此半斗耳。」俏者此半斗，不俏者彼半斗矣。不俏者彼半斗，即俏者亦危乎此半斗矣。世有抱青茄之质者，可不审所处哉！

△螺蛳壳打泥墙一堆松

墙所以资藩卫，取材必精，加工必坚，以泥为之，已非久长之计，奈何取螺蛳壳入其中哉？夫螺蛳非砖石材质，仅存其壳，质薄体空，但取轻便，打成一片泥墙，非不自夸崇墉。一遭风雨，索郎一声响，邻比共惊，即而视之，一堆螺蛳壳也。墙不知何往矣。噫！松矣。

△棺材内伸出手来死要

要人物件，必伸手索之，此在活人则然。若在棺材内，明明死矣，犹伸出手来，至死且要，是无时不要矣。此死要之一义也。凡活人要人之物，必审其人之当给我否，抑其人之能给我否。至于死人，不问其它，一味要之而已。此又死要之一义也。活人要人之物，必歉于心，赧于面。若死人，更无愧心惭色，要之而已。此死要之又一义也。人见死人，怕者居多，曰：「棺材内伸出手来矣！」骇而掷之者有之。人见死人，怜者俱多，曰：「彼虽伸出手来，已在棺材内矣！」哀而与之者有之。或有不怜者，曰：「彼已在棺材内矣。何尚伸出手来？咄咄怪事。」一刀斩去手指，在棺材内者毫无动弹，竟不得奈何。此棺材内能事，死要之极功也。或谓棺材四面皆是木板，何处得伸出手？素史氏曰：若辈棺材大都无板。

△乡下人不识■〈髟上害下〉痲头丑 【吴音邱】

头之为物小，而加于众体之上，何可丑也？其面晬然，发泽可鉴，乃是好头。有■〈髟上害下〉病者，流脓堆屑，其色丑也。奇痒奇痛，其疾丑也。腥秽欲蒸，其气丑也。气质顽劣，其性丑也。夫人身丑者不一：腋为狐臭，肛为痔漏，肾为杨梅，然尚藏拙。至于头，闯然特出，乡下人骤然见之，曰：「彼何人斯！甚矣其头之丑也。」头者第一之义，考试之取优等，多圈者为头；置劣等，多抹者为头。此丑中之尤也。

△雨打上元灯云掩中秋月

或咎雨云杀风景，或叹灯月丁厄运，尚非二语连属正意。盖上元木令，木不能生火，水克火而雨打灯。是年火衰不能制金，至中秋金旺，水相泛为云，而以水济水，故掩月。上元有雨，必中秋无月也。

△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药但医不死之病，则药竟无益。佛必度有缘之人，则佛岂有私。素史氏曰：人病不同，有死病，有不死病。但不医或悞医，将死病固死，不死病亦死，非药之故也。人性皆善，皆有缘，并无无缘。但有善者丧善，丧善者不复善，故度者少，不度者多，非佛之故也。

△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

论人臣者，固不必言死；但不言死，人人皆忠臣也，亦人人皆不忠臣也。身亲临敌，面折廷争，此征死之地；不忠臣不愿有此等事，即忠臣亦不愿有此等事也。于何征之？试于无人之地，默坐之时，设身处焉，吾能死乎？怕不怕，必自能辨矣。以是出诸口，口怕而心亦怕者，庸臣也；心怕而口不怕者，佞臣也；皆不忠臣。忠臣者，不怕死者也。或曰：「不忠臣亦有不怕死者，侵亏国课，残虐下民，指其流弊，未有不蒙显戮者，乃躬自蹈之，宁非不怕死乎？」素史氏曰：此正怕死之本也。

△吃力弗赚钱赚钱弗吃力

赚之为言骗也。吃力弗赚钱者，纯以精神命脉，发名成业，所谓如其道不以为泰也。孔、孟周流，非冀自益身家，即六万之粟，十万之禄，并非诳骗于人。赚钱弗吃力者，纯是虚诞卖弄，令人堕术，所以骗赚其人者一无实力，如仪、秦立取相印，初非鞠躬尽瘁者比。世多误解赚字，素史氏特此笺出。

△养媳妇做媒人自身难保

媒人介绍六礼，求全责备，虽善解纷者，亦惮其烦，况养媳乎？夫养媳妇权倚翁姑，何有何亡，全无龟勉，一旦承充媒妁，人嗤从井救人，彼竟现身说法。女家勒重聘，则曰「苟完矣，辟如养媳，蓝缕若何」。男家索厚奩，则曰「苟美矣，辟如养媳，虚筐若何」。使二姓之有请谒焉。如此婚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惟其自身之难保，是以媒人之可做。

△老和尚看狗练我不如他

世以此为羡慕语也。素史氏曰：不然。夫老和尚终日打坐蒲团，烧清香，吃苦茶，常对世尊金容，享今生清福，培来世善根，俯视众生畜类，每苦不能度尽。至于狗，乃众生畜类中尤贱者，披毛食屎橛，无可比伦，野合而练，固与人风马牛不相及也。老和尚偶然寓目，将「我」字顿断，曰：「不如他。」「如」字作「似」字解，不作「及」字解，「我不如之」者，甚绝之之词。由是推之，吾人素位而行，不愿乎外，贮冰心于玉壶，放冷眼于尘世，顾影自怜，心心念念，常自作老和尚观。于人间无谓之周旋，度外之耽乐，扰扰纷纷，皆当作狗练观，毅然决然曰：「我不如他，我不如他。」

△止顾羊卵子弗顾羊性命

羊味美，而美尤在卵子。昔日有嗜食此者，每食必须，晨飡羊卵子，午飡羊卵子，晚飡羊卵子。夫羊味诚美，但通体皮肉可食也，则日杀一羊已足耳。若止取羊之卵子，则每日所杀不下数羊，伤羊性命不亦多乎！而若人弗顾也。吴下人恶其奢，訾其贪，疾其残忍，故有此谚。

△单见鸡吃水不见鸡撒尿

鸡无肾，故不撒尿。其饥渴与凡物同，故仍吃水。人单见其吃水，而不见其撒尿，意其水必充满腹中，贮积滋长矣。岂知杀而剖之，并无涓滴，不知消归何处。素史氏曰：物之有肾者，尿从一处出，人皆见之。若无肾之鸡，如田无水道，遍田销耗，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秀才以天下为己任，自应日新其德，知能并进。乃或贤者娱游山水，不肖者奔走势利，销磨岁月，遇事一筹莫展，天下安赖有是秀才哉！必也杜门不出，十年读书，十年养气，如董江都下帷不辍，一但出身任事，乃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朱子所谓「于天下之事无所疑，于天下之事无所惧」，释孟子「不动心」如此。

△师姑趁夜载来去没得闲

既为师姑，岂有趁夜载而滋扰者。或半路出家，Y其前事耳。古才女多有身落院坊，晚节焚修者矣。昔东坡与妓琴操论诗，对答如流，至末披诵「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操悟出家。如操者，宁再趁载乎？若同趁者而亦坡翁也，不是谈诗即是谈禅，则来去皆闲矣。坡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可证也。佛印曰：「学士闲了半日，小僧忙了半日。」使佛印为女尼而趁夜载，其忙岂止半日耶！

△黄昏不上宅半夜偷弗着

豫则立，不豫则废，虽偷儿不能外此。黄昏人静，潜上其宅，度其进路

，规其出路，察听其家动静。到半夜时，老幼一齐熟睡，乘此升其堂，入其室，舐其筐，攫其金而出。归至家，天未明，而赃入手矣。是为偷得着。不然，上宅时已过黄昏，亦费几番功夫，到得进内，逾夜之半，入睡一觉已醒，一有声息，便遭喊擒。盖半夜时偷着，纔是偷着，过此非其时矣。即幸而窃得，亦仓皇急遽，天色将明，焉得挟赃以行，故不能偷着。素史氏曰：盗亦有道，前定不穷。

△清明不拆絮到老没成器

此就未老之人言。人生少壮，要将身子打熬得坚韧，否则少有风侵寒损，便儻焉如不终日，焉能架海擎天，做一番事业。《孟子》「天降大任」节备言之矣。清明春气过半，夏气渐臻，此时之絮不拆，春日迟迟，常在重裯迭袴中，养成娇惰，即是晏安酖毒，何以得成大器，到老亦不过如是。

△打杀人偿命骗杀人弗偿命

汉高约法，萧相明刑，杀人者死，于今为烈。有心打死人、故杀，罪当斩；无心打死人、误杀，罪当绞；皆偿其命也。惟有一种口中蜜，腹中刀，骗得人天花乱坠，公子被元和之杖，佳人投桂英之缋。名士惑其招摇，投河奔井；富人落其圈套，荡产倾家。堕入迷魂之阵，酿成了命之根。昔有善此术者，冤魂环控冥司，求照打死人命例抵偿。冥君命鬼卒提到，拍案大怒，诘以何术骗人致死。对曰：「某从无骗人，惟闭户攻书，常是吟诗作赋而已。」冥君见气体和蔼，口角婉媚，一腔气忿，回至腹中，从丹田而下，直出大肠经，泄其一气。其人跪上，掇而捧之，曰：「恭惟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清音入耳，依稀短笛之声；香霭袭人，彷彿烧刀之味。」冥君爱其风流，遂判：「尔等冤魂债主，自贪阿谀，如今各免追究。设骗者原无死罪，准释还阳。受骗者即往生方，用消含怨。」判讫，众鬼犹不输服。冥君又命给以冥库钱十贯，备宴转轮殿，作和事酒席，令作赋生为祝词饯之，以释众冤。于是众鬼到殿赴席，生乃祝一辈公子曰：「千金投采局，百宝润红妆。」公子大悦。又祝一辈佳人曰：「来生作才女，去嫁有心郎。」佳人大悦。又祝诸名士曰：「平步青云路，先登白玉堂。」诸名士亦大悦。末又祝众富翁曰：「田地山成玉，儿孙雪见汤。」富翁勃然不悦。生乃躬身揖谢曰：「足下高明，岂不闻刻剥成家，理无久享。朴素善颂，故此说到儿孙，还是近期远约。」转轮主各善遣之。

△一锄头动土两锄头也动土

乡人持锄到田，过小庙，见一小草，一锄去之。归家，寒热谵语：「太岁头上动土！」索酒索羹索金帛，百般祭献，乃止。其兄闻之，怒，持锄而往。或亟阻之，已连下两锄，而庙壁毁矣。庙神命鬼卒仍到其弟家作祸，鬼卒曰：「弟止一锄，大王责其动土，已经索得酒食金帛。今其兄毁庙，罪浮于弟

，此次应问两锄之罪，不应仍到弟家。」神曰：「尔等不知。一锄头动土，两锄头也动土。一锄者尚惧我，两锄者不惧我矣。徒增其怒耳。」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是故聪明为神。

△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

宝剑赠与烈士，荆卿潇潇渡水；红粉赠与佳人，潘妃步步生莲。素史氏曰：宝剑赠与佳人，隐娘游侠；红粉赠与烈士，豫让漆身。又请转一语：烈士不受宝剑，羊叔子轻裘缓带；佳人不受红粉，虢夫人淡扫蛾眉。

△忠臣不事二主节妇不事两夫

不事二主，文山《正气歌》可读；不事两夫，刘向《列女传》可稽。素史氏曰：冯道历相四主，岂止于二；夏姬身侍七夫，岂止有两。若严子陵一君不事，不害为忠臣；北宫女一夫不嫁，尤成为节妇。

△松江清水粪胜如上海铁搭盆

粪，所以美土疆。清者力薄，浓者力厚，此自然之势。何松江之一清如水者，反胜于上海之浓厚，以铁搭盆取者乎？盖上海土高宜麦，与华、娄产稻之乡异。松江人每嘲为东乡吃麦饭，故其粪无力。松江人心思尖锐，不似上海人直遂，上洋人每嘲松江人从肚肠中刮出脂油，故粪虽清薄而有力。

△阳山万丈高止比穹窿半截腰

阳山居吴之胜，高至万丈，俯视太湖七十二峯，皆培塿也。岂知有穹窿之驾乎其上也！但不程其分量，恐阳山犹不知相去几何耳。乃大声疾呼曰：「止比穹窿半截腰。」为阳山者，于是爽然失矣。此语一下，正是当头棒喝。

●吴下谚联卷三 续目

续目

○续目

夏至弗要种秧冬至弗要望娘
无冤不成夫妇无债不成父子
道是无棺材一交跌杀马槽内
闻得鸡好卖连夜磨的鸭嘴尖
扬子江内吹唢呐那哩那哩
老道士前摇响铃不当不当
万事留人情后来好相见
一着不到处满盘多是空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读书造化不读书告化

要钱典史不要钱御史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娘好因好秧好稻好
朝霞夜霞无水煎茶
爷有娘有也要开口
阎罗王撞着对面鬼
件作子帮衬活死人
百年难遇岁朝春
三世修来同一宿
有意种花花不发
双手招郎郎弗来
纱帽底下无穷汉
纺车头上出黄金
无事不登三宝地
有钱弗买半年闲
雾露不收就是雨
胡椒弗辣再加姜
东手接钱西手送
南天落雨北天晴
搓搓团圞捏捏扁
薄薄匕来浅浅铺
有钱常记无钱日
去任荣逾到任时
隔夜饱只是饱
教你修不肯修
尿出狗家家有
萤火虫夜夜红
犬有义而可养
蛇无头而不行
干千年湿千年
油一路水一路
张待诏买爷叫
黄伯劳吃娘鸟
告化的孟尝君

暗洞里诸葛亮
各人所好不同
天下未尝无对
天地君亲师
嫖赌吃着考
驮重不驮轻
鹅进弗鹅出
坑缸前土地
座台上乡绅
一身兼作仆
到处便为家
笔管里煨鳅
床底下摸蚌
地狱在阳间
好佛住后殿
山中宰相
海外奇谈
百里诸侯
一身财主
举监生员
风雨雪落
不图人身
真当狗品
孟婆汤
东坡肉
过时风
一国俭
破头先
隙里会
坍黄
呛白
撮八
来三
上任

发财
有余
且住

△夏至弗要种秧冬至弗要望娘

此甚言日长日短之极，不必以辞害志，戒勿种秧望母也。仆集谚语，由二字联起，至十二字，犹夏至之长，至此不得再长。但亦不能遽短，仍出寅入戌，由长渐短。故集内续目，仍由十二字起，至两字联止，犹冬至之短，至是不得再短。但亦不能遽长，仍出辰入申，由短渐长。故集内末目，仍由二字联起，至十二字止，以为天之小数也。首明阴阳，继象二至，亦是阴生阳生微义。一阴一阳之谓道。拙集实寓言道，阅者志之。

△无冤不成夫妇无债不成父子

无冤不成夫妇，夫受冤乎，妇受冤乎？无债不成父子，父欠债乎，子欠债乎？素史氏曰：似皆有焉。世间恩爱夫妻，称为冤家欢喜；反目夫妻，称为欢喜冤家。父负子，人谓其子讨债块；子负父，人谓其子还债货。此谚语也，亦以谚解之。

△道是无棺材一交跌杀马槽内

北庄尝熟闻此谚矣，亦过而不留耳。后与习武应试者同寓郡中，见马槽与方物无二，始觉此谚之形容尽致也。有羽士锺千乘，素滑稽。所居安亭镇，多雅人。一日席间，有以此戏之者，曰：「道士无棺材，一交跌杀马槽内。」锺作曼声应之曰：「一交跌杀马槽内，不道士无棺材。」举座噱然。

△闻得鸡好卖连夜磨的鸭嘴尖

夫鸡与鸭等耳，安见鸡之好卖于鸭哉！即果好卖，亦鸡是鸡，鸭是鸭，岂得磨尖鸭嘴以当鸡乎？即或贪心蒙蔽，认为可磨，亦必亲见鸡实好卖，然后从而磨之，未晚也。何一得风闻，即磨之，且连夜磨之，何汲汲也。然若人正是有说，曰：「鸡好卖矣。众人鸡而一人鸭，吾计拙矣。于是磨之。吾能磨，人亦能磨，吾鸭尖，而人鸭亦尖，吾计犹未工也。于是连夜磨之。」夫然，鸭嘴得尖，且尖之速，宁为鸡口，毋为鸭嘴，盖信鸡之果好卖也。孰知竟有大谬不然者。

△扬子江内吹唢呐那哩那哩

沿扬子江滩，芦苇最多，江船停泊，候风，连樯接尾。舟中无事，拔取芦管，打通，作唢呐吹之，随在皆断肠声也。闻者环而指之，那里那里，不一而足。言不希罕，其声亦然云。

△老道士前摇响铃不当不当

老道士登坛召将，呵■〈口外力内〉备至，犹恐法力未周，令班首备斋奉

请。即在坛前持铃摇动，存想官将临坛，必谴责其酒色财气，何德何能，而敢驱策天神，宜加罪罚，申饬严切。道士俯首作伏罪状，心中默默，甘着不当不当，手内乱摇，其响亦然。

△万事留人情后来好相见

嗟乎！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如一言之不合，必怒气以相加，不过小利害耳。而口不留其言，面不留其色，若以后来永不相见者。庸讵知必不能不相见也。事已过矣，境已迁矣，一朝覩面，愧之甚，悔之甚，为已晚也，难为情也，如何是好。素史氏曰：不宁唯是。士人握手订交，宜淡如水，不可我即尔身，褻狎尽致。一旦有故，欲抗颜白其是非，难矣。故君子贵有不尽人之欢也。

△一着不到处满盘多是空

此为善弈者言也。若出低手，早已满盘碌乱，何争一着乎？盖其满盘之际，全副精神已齐赴矣。此而一到，靡不胜耳。乃功败于垂成，业隳于晚节，谚若惜之，若戒之，谓既营营于满盘，必兢兢于一着也。素史氏曰：此着之不到也，一系于贪，一系于忽。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贵不敌亲，有易而难益见矣。夫宝不易求，况贵至无价者乎！然以有心郎较之，尚不敌也。其难得不已甚哉！素史氏曰：士得一知己，可以不憾。甚矣不易求而难得也。盖士为知己者用，而女为悦己者容。任举天下不易得之物，皆相形而见屈矣。不观夫宝乎，燕之骏曰千金，齐之璞曰万镒，此其有价者也。和氏之玺传为世守，赵氏之璧贵并连城，此其无价者也。然非所论于有心之郎也。盖舍郎而言宝，则采珠于海，抵璧于山，此货已称难得。而即宝以拟郎，则琴遇相如，香偷韩寿，其人尤不易求。所可恨者，从此萧郎是路人耳。若其倚翠偎红，能不魂销于万转千回之下。所可幸者，尚有王郎天壤间耳。惟是怜香惜玉，能无肠断于生生世世之中。三代以上之珠璧，原为明主所弃，而较长竞短，不宝金玉而宝善人。三代以下之婚姻，多由庶士之求，而辗转反侧，不在君子而在淑女。是以儼夫于金，犹为未当；而比壻于玉，尚属失伦。此鱼玄机之语，传而为谚也如此。

△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山下路，多曲折。不曾过，终冒率。懒开口，怕屈节。有谁人，对你说。他自漫，你自急。非冤枉，即倾跌。遇一人，去过歇。叫先生，须亲切。求指点，如何入。如何入，如何出。碁盘街，南北列。羊肠径，东西别。切不可问于盲，贪于捷。一遭生，两遭熟。到得前边路路通，任尔穿花来打诨。

△读书造化不读书告化

谚之原文有「有工夫」三字装头。素史氏曰：肯读书自有工夫，不肯读便

无工夫。着此三字，适资借口，不如删去，直曰读书造化不读书告化。或曰：世间不识字人，坐拥仓箱者颇多，责以告化，焉能输服。曰：人一日无米则饥，一日无字则瞽，越是不识字人，越要用字，央及人使字，便是告化，遑问其它。

△要钱典史不要钱御史

御史要钱，即是典史。典史不要钱，可为御史。但典史而为御史难，御史而为典史易。然是谚也，语平而意侧，谓以御史勒之，典史就之也。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举头三尺有神明，屋漏三尸，森然密布，天地所以必知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你我所以必知也。我知之，即你知之，你我皆知，即天地无不知之。此本杨震许昌邑令语也。虽暮夜无知，正似青天白日，无微不照。或以震语本言神知，今谚曰「地」，块然一物，何亦言知。夫天亦清虚一气耳，何尝与地有异。所谓知者，以天地主宰言，非以天地气质言。理到即气到，电降于天，雷出于地，霹雳一下，理气合一，此显然众著者。推之一切降福降殃，愚人不见，其实皆知字为运量也。素史氏曰：地藏座下有兽，名谛听，自中至边，万方九有，自上而下，海底重渊，一切人物声息，皆能听入，幽冥如鉴，人无遁情。此虽非地知正义，然亦可备一说。

△娘好因好秧好稻好

秧之种于别田，犹女之嫁于夫家也。母良女必淑，秧茂稻不枯。昔嘉兴有富室，数世殷沃，而子弟历无一入泮者，或以种草不佳也。是岂可乞种乎！或曰「不得于父，务得于母」，于是厚聘董词林族女，生子秀发，长而游庠，再传而发科，一洗村气。夫人之生，得气于母者多，十月胎息，久而自肖。三年乳食，养育尤深。是以乳母必择善良，防之者预也。第曰因，亦从其类耳。

△朝霞夜霞无水煎茶

霞，彩云，日光与云气映合而成者也。凡雨即云所化，云厚则雨，轻则晴，晴云成霞。但朝霞，自阴而阳，色多润，每雨。夜霞，则自阳而阴，色多燥，恒晴。既朝霞，复夜霞，则雨不胜日，皆自燥云，久晴之兆，故无水煎茶。素史氏曰：雨后霞，非霞也。名曰泛和，乃雨征。

△爷有娘有也要开口

此戒人看得钱物容易而发。我之所有，则我为政。人之所有，则人为政。岂谓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即使亲如父母，不吝其所有者也，亦须怡色柔声，缓颊告假，乃给发于尔。世之人子，全无孺慕声情，擅取宫中而用，与之不速，转多腹诽，若以为父母亦应听于无声，何直待儿子开口乎？昔人窥破俗情，故为此谚。「爷有娘有，也要开口」，以此坊民，民尚有不问而自取者。

△阎罗王撞着对面鬼

此例句法，实是鬼撞着阎罗王对面。人作恶事多端，罹冥府桁杨刀锯，亦直受无辞耳。独是一种暧昧隐情，负疚衷曲，不可对人之处，却有甚于桁杨刀锯者。别时犹可遮饰，一到阎罗王处，孽镜照人，纤毫毕露，真无地自容。吾乡有作歹事者，人或诘之曰：「汝死去何以见阎罗王？」答曰：「吾焉得见阎罗王。」其人曰：「何故？」曰：「吾犯者多外结事，死去到半路，即被小鬼一顿铜槌打杀。」噫！此老亦止图不撞着耳。

△件作子帮衬活死人

件作子，官衙检验人役。人或被殴致死，验得重实，俾得伸冤，是帮衬死人。或验轻伤，使凶手不至尽情拟抵，所谓救生不救死，是帮衬活人。若遇一种健讼之人，装伤抬验，为件作者，竟喝报致命重伤，俾打架者押医取辜，加等治罪。夫伤及致命，已有可死之道，但出自件作帮衬，决乎不死。此而称为死人，毕竟碍口；若称为活人，反拂本人装伤重报之意，故曰「活死人」。

△百年难遇岁朝春

岁朝，一岁之始。立春，四季之始。岁朝立春，得天时最正之气，令节相符，毫无舛错。是岁也，自然星辰合度，风雨以时，年谷顺成，普庆升平，是以可贵。若但适逢其会，则百年中适逢其会之事甚多，又曷羨其为难遇哉！

△三世修来同一宿

一者，不二之义。同一宿者，不二之人同宿也。男不二色，女不二夫，两美会合，是为同一。此而宿焉，仰者不愧，俯者不怍，睟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不言而喻。太和元气流行，占尽人间之福，当非一世二世所能修而到也。若露水夫妻，偶然邂逅，是孽障孽缘，指为三世修来，则凡人世间淫媚荡子，皆高僧羽士转凡矣。岂有此理！

△有意种花花不发

花乃天地之化工，随意种之，即随意发之，所谓直养而无害也。一落有意，则不免于正助之病，安在其能发乎？乃或矜种之加功，而咎花之憔悴，过矣。善夫孟子之论智，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朱子之训「乐有贤父兄」，谓涵育熏陶，俟其自化，可为种花之法。

△双手招郎郎弗来

此吴歌也。三十过，四十来，双手招郎郎弗来。夫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当不有此。女子待年，本不应招，招郎非礼也。况双手乎！热中愈甚，按剑愈加，故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又曰：「最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又曰：「一辈钱塘江上女，着红骑马是何人。」堪为三叹。

△纱帽底下无穷汉

纱帽，前朝命服，不论大小官员多戴之。先明神、熹以前，戴纱帽者清风两袖，何有于底下。自魏珙残害忠良殆尽，朝绅州县多不肖人员，不特居官者簠簋不饬，一切官之父族母族妻族，甚至婢妾族，以亲及亲，坐幕立幕，皆在纱帽底下。粮制巨斛，饷勒浮收，词讼通关节，馈送索门包，肉食罗绮，挟仗呼卢，无所不至，故曰「无穷汉」。

△纺车头上出黄金

纺车，古时用以缫丝辟纆，后世更有棉花成纱，皆由车出。其器甚微，而其利甚溥，一家内助，以济食力，此犹未足称出黄金也。此而绩之，为布为缁等物，足以衣被天下，妇习蚕织，不害女红，不扰公事，不致舍业以嬉，浸为风俗，不啻黄金遍地矣。又何价值之可言哉！

△无事不登三宝地

三宝：佛也，法也，僧也。有事时，大张法会，大众登场葳事。若无事时，金容静穆，忽而擅登佛地，是不存敬心，故戒不登。法为经典之所，岂可玩视，故亦示戒。至若僧家燕息之地，正可偷浮生半日之闲，何以谚亦禁之。盖僧家贤愚不等，其寂静禅房，为藏奸纳垢之处，乘其无事，冲破机关，势不两立，祸即至矣。昔一秀才，与僧交好，偶暇访僧不在，遂入卧所。无聊之际，一击清磬，忽有美姝从窟室启板而出，生惊走，僧亦至矣。乃扃其户，至夜半，僧入，责以擅入：「弗杀汝身，不灭汝口，但念素好，与汝一壶一味，以送汝终。」生拜之不从，誓之不信。以烫酒一锡壶置桌，曰：「饮此！」僧出持肴核。生念一室空空，计无所出，裂衣裾塞壶口，如得重械。僧入，出其不意，击其首破之，僧仆，再击之，垂毙而逸。

钱诵函曰：「生即沈文恪公荃。」

△有钱弗买半年闲

凡事预则立。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七年病，求三年之艾。岂半年以前，不为绸缪之计。无钱者固出无奈，有钱弗买，不亦计之左乎？岂知惟其有钱，是以不买，空置一处，与生息于人大相悬矣。半年者，六个月也。存钱百千，三分利得一十八千，二分利得十二千，一分利亦得六千，有钱人心计之工如是。

△雾露不收就是雨

雾，水气，细若秋毫，轻如粉麪，日光一照，便收摄无迹。或谓此雾露耳，微乎微矣。孰意蒙蒙不歇，霏霏不休，渐而如丝如线，未几如澍，忽地倾盆，下而破块，甚且决堤裂岸，汨没田畴。此非雨也哉？溯其始，不过由雾露起也。涓涓不已，流为江湖，可忽于其微乎！

△胡椒弗辣再加姜

胡椒可宁胡考。但此一味，已足暖肌肤，温肠胃。谁谓弗辣乎？乃或少之，于是谋所以加辣者，莫如姜，是圣人所不撤也。但圣人止就姜而论，非先有椒而再为之加也。务去秽恶，而辛烈迭逼，既入其茝，又从而招之，仲尼不为已甚者。

△东手接钱西手送

钱为国宝，接则得之，送则失之。东来西去，一假手间，何其速也。面在南，是左手接右手送也。面在北，是右手接左手送也。不曰左右，而曰东西，不旋踵也。夫既欲接，何以送？盖不送有不便于接者。既送，何以接？盖不接无以为送也。然为他人忙，亦日不暇给矣。

△南天落雨北天晴

同是一天，而南北晴雨分焉。其在久晴之时，北之不幸而南幸也。南人曰：「何福而得此甘雨！」北人曰：「何辜而罹此亢旱也！」其在久雨之时，又南之不幸也。北人曰：「何福而得此朗霁！」南人曰：「何辜而遭此霪霖也！」是以古来为人君父，因材而笃；为人臣子，疾疾宜存，斯晴雨皆属仁恩，南北皆生爱戴矣。

△搓搓团圜捏捏扁

日子，团圜之物，其字形带长，非长也，所以别于曰字也。曰字扁，日字乃长耳。北庄幼从外父周式堂赴喜筵，首坐者小有才也，行一令：「子曰之曰，搓搓长乃日头之日。」须照此举一字，搓搓如式者不罚，不如式者罚，座无一对，皆罚之，彼自矜压倒元、白矣。次令送与式堂先生，谦套礼毕，正色出令曰：「日头之日，捏捏扁乃子曰之曰。」须照此举一字，捏捏如式者不罚，不如式者罚。闾堂大笑。满座无对，自不待言，首行令者亦在罚中。

△薄薄匕来浅浅铺

尝于杂录中见古风一首：「薄薄匕来如纸同，轻轻装来无二重。主人爱客兴正浓，玉箸挑开盆底松。松间忽然起秋风，飘飘吹入九霄中。疾忙使人追其踪，已过巫山十二峯。」此摹绘刻酷至矣，而村农鄙俚之词，亦未尝不暗合。吾乡有计馥姐，切肉饷诸亚旅，颇不厚。少顷唱入田歌：「计馥姐，薄切刀，切个肉来薄希梟。树阴底下风寥寥，一吹吹到徐家桥。蝴蝶飞，纸钱飘，落在河里引擗鲛。连忙抽起竹竿捞，一阵油花不见了。」词俚而带雅。昔时尚有竹枝词云：「薄薄匕来浅浅铺，厨头娘子费工夫。春风只解开花意，吹出梅兰碗底图。」

△有钱常记无钱日

人当有钱之日，花销无益之费，一到无钱，左支右屈，是以谚规记之，欲人之节俭也。然此犹见之小者也。素史氏曰：人当无钱时，困于涸辙，一旦得

志，便不晓穷檐寒谷中，十年不制衣，三日不举火者，比比然矣。伊尹耕于有莘，何有何亡，势所必然。既而佐命成汤，便道一夫不获，若挞于市，实从阅历中照验得来。范文正公微时，读书僧舍，划羹粥，给三餐，此在无钱之日，亲尝况味。迨后发名成业，出入将相，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居家作义田，给族众，亢宗百世，是以忠恕行仁，乃有钱常记无钱日之能事也。国家取士，务拔孤寒，其为是欤！若一时富贵，但为一身一家，是又谚所谓「立讨租船上，忘却欠租时」也。

△去任荣逾到任时

印官到任，前呼后拥，树旗旄，罗弓矢，何等荣施。一旦去任，百姓视为怨府，供给之人呼之不应，非因职之已褫，实亦官之素不足于民也。嘉定邑侯陆陇其，居官清简，教养斯民，政绩懋着，嘉民戴之如慈父母焉。后忤上台落职，小民供给馈赠，皆布帛菽粟，连檣接迹，扶老携幼，哭巷攀辕，时人为之语曰：「有官穷似无官日，去任荣逾到任时。」卒谥清献，从祀宣圣庙庑。

△隔夜饱只是饱

《大雅》云：「既饱以德。」孟子以「饱仁义」释之。但饱非率尔可办，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乃「隔夜」之谓，有不慊则馁矣。馁与饱反对，凶年不能杀饱食也，邪世不能乱饱德也。胡广、解缙、周是修约殉难，惟修竟行其志，所养可知矣。广犹饲猪是问。修是集义所生者，隔夜饱也。广、缙欲义袭而取之也，则馁矣。猪不宿饱，则馁于腹；士不宿饱，则馁于心。广也，猪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教你修不肯修

此释道叹骷髅语也。其实二氏之修，非吾所谓修也。儒者读书识字，从事于格致诚正，宣圣揭之曰修身，较二氏之修为真，但不能实践，亦在不肯修之列耳。如以不诵经不礼忏为不修，则古来力辟经忏，孰有如韩文公者。乃从祀宣圣，庙食不祧，自与成佛作祖一例，岂亦谓之不修。夫二氏经忏，不必谓非格言妙谛，然亦从儒理中出。古无不读书之神仙，亦无不识字之佛祖。经忏乃神仙佛祖所撰，空空朗诵一遍，即能集福消灾，其修亦太易矣。且倩人代诵，便称功德，更不近理。其与儒者数十年埋头功果若何！彼以看经为修，吾以读书为修；彼以拜忏为修，吾以识字为修。由是观之，不肯修者，在彼不在此。

△尿出狗家家有

人当成立之时，忘却孩提之日，以为吾自能整衣冠，爱洁清也。不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圣人说得雅驯，包父母多少苦楚。最甚者，尿溺狼籍，昼夜不遑安处，谁道得吾于此时即能整衣冠，爱洁清也。予也有三年之爱

于其父母乎？曰：「家家有。」当与参看。素史氏曰：尿出时，父母称为狗，不害其为人；不尿出时，自己称为人，不害其为狗。何则？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萤火虫夜夜红

萤，腐草所化，牛粪中出者多，盖食草而腐者也。于旷野中，炽其红炭，逐队成羣，一望如花如锦，小孩视为可玩。然惟于夜分如此，屡试屡验，故曰夜夜红。一至日出，即无光矣。杜工部有诗云：「原从腐草出，敢近太阳飞。」

△犬有义而可养

陆云峯曰：「吾闻诸金翁：昔有徽商，侨业富阳。挟资回籍，一豢犬随之，莫能遣去。中途腹急，入僻径而便焉。时已暮，忽失犬所在。归家，检囊中，遗白金一緡。嗣后乃诣富阳，忆前遗金，恍惚失于便所，踰之，则犬毙其处。商恻然，倩土人埋之，徙犬而金固在。盖犬知主物，恐为他人有，以其身卧金而殉也。主即以遗金建亭于其地，颜曰「义犬亭」。素史氏曰：以身殉金，在犬为义犬也，可养。在人为利徒也，不可学。」

△蛇无头而不行

无头不行，凡物皆然。何独言蛇？盖世实有是物也。乾隆十四年，我松城下南瓜蔓中，出一物，形如木臼，跳起离地可四五尺，殆不得迺行也。有营弁以足触之，即昏，速脱其靴，而胫已黑，治之无及矣。郡人不识，但呼之为毒。高澹人载之《粤东记游》，名冬瓜蛇。素史氏曰：是宜以矛镞等物，触染而用之军前，定能制胜。

△干千年湿千年

此言木器也。干属阳，湿属阴，千年则纯阳纯阴。纯则无二无杂，干干湿湿，则二而杂矣。纯亦不已，文王之所以为文，即天之所以为天也。何不可千年乎？或问：「独阳不生，独阴不长，奈何？」素史氏曰：惟不生长，是以可久。仙佛皆贵童贞。阴阳交则生，生则长，枝繁者干易坏，华实者根易衰。故卜筮者以子孙爻为盗气。

△油一路水一路

油喻小人，其性膩，其质浊，其体滑，其用顺。其趋炎也，若矢之赴的。投以水，爆而不和。水喻君子，其性凉，其质白，其味淡，其体清。其用能令不洁之物至于洁。滴以油，沸焉若惊，故各自一路。

△张待诏买爷叫

薙发为业，稗官家称为待诏，非官名也。有张某者，服此业于县署前。新邑侯到任，重贿门隶，承揽是役。有别处同业，被父控逆，讯实家贫，非故为

失养，释逐之。官退入内，幕师云：「虽非故逆，但以父首子，自应责儆。」乃复唤薙发者，差役悞认官欲剃头，遂令张进。官即坐堂，将张杖责，某辨无父，官怒其不认父亲，重批其颊立押父前，甘伏完结。素史氏曰：是为替头子也。

△黄伯劳吃娘鸟

黄伯劳缘树而巢，其声钩辘可听。能擒小鸟啖之，初不见其食老鸟也。乃谚竟坐以「吃娘」，却是无妄。按吃娘鸟，名鸺鹠，又名梟，额竖两耳，须眉面目与猫无二，故又曰猫头鹰。古时斩此鸟头，悬于树，以儆恶逆，出于《周礼》。今人罪大恶极，所以示众，是曰梟首，本此。世人罕见鸺鹠，移其辜于伯劳，误矣。缘伯劳性亦鸷猛，恶皆归焉。曾参杀人，名之讹也；陈平盗嫂，贫之累也；伯劳食母，质之招也。素史氏拈出正犯，特为平反及此。

△告化的孟尝君

常养三千客，齐国之士之孟尝君也。近世不惜闲饭，收养游手，乃告化人等之孟尝君也。若辈视为真孟尝君，荣宠自得，意气殊扬。姑无论此，即当时真孟尝君，未始非告化之藪，鸡鸣狗盗，皆流丐伎俩。惟冯暖出于其类，然乘车挈剑，辄称客我，亦终不脱履酒肉、骄妻妾情态。

△暗洞里诸葛亮

武侯三代遗才，高卧隆中，不求闻达，其以暗自处久矣。后扶汉室，炳耀寰区，原非初心所及。然人自有真，其父母固知此子必能显扬，名之曰「亮」，字之曰「明」，若豫操左券者。谚盖上下千古，见武侯之韬晦深沉，卒能成名成业，与日星河汉，并垂天壤，知潜德幽光不可没也，故特表之。将「暗洞里诸葛」一顿，叫起「亮」字，言名副其实，有必亮者。非如后世自炫交游，广通声气，过情立涸，幸而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对之能无愧乎！

△各人所好不同

好者，嗜也。嗜脍炙者，有同然也。乃若文王嗜昌歠，曾皙嗜羊枣，屈到嗜芰，已见别情。此外且有嗜疮痂，嗜足臭者，真属匪夷所思。尤可异者，嗜贫困不堪，嗜闺房秽德，嗜无禄绝嗣，嗜刑辟诛戮。所好此类，不一而足；所好之人，亦不一而足，竟与嗜炙等。而若而人者，犹色然争之曰：「吾何尝好此！」不自知其好之甚也。好赌好胜，即是好穷困；好淫必报，即是好秽德；好行隐恶，即是好乏绝；好行奸回，即是好刑诛。有形即有影，有响即有应。好人之所恶，拂人之性也。素史氏曰：嗜脍炙，如穉子恋饴糖；嗜昌歠、枣、芰，如贵官爱恬退；疮痂、足臭，如泥鳅喜污浊。以下困绝刑辟等项，如馋犬饫屎溺也。是不同。

△天下未尝无对

独阳不生，独阴不成。故诗有偶句，赋有四六，文有八股，联有上下。彭文宗视学江苏，命题多用对偶，工巧特绝。如「顾鸿雁麋鹿；驱虎豹犀象」。已极工致。「某何为是栖栖者与；子谓之姑徐徐云尔。」尤见佳妙。松府学赵文锐等二名，补科试，命题「夫二子之勇」，次日，上海学薛学悛一名，亦送补科，命题「且一人之身」。其它敏妙类皆如此。素史氏仿此集谚，摘取成联，似有两相待者，故曰「天下未尝无对」。

△天地君亲师

五者，在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闻近日外间，有以「妻」字易「师」字者。素史氏仍遵古谚，书之曰「天地君亲师」。

△嫖赌吃着考

嫖、赌、吃、着，人生四大病，岂得以「考」字附尾。或曰考亦费钱，与前四件子一例。或曰世间好事居先为佳，不好事居殿犹可，嫖不如赌，赌不如吃，吃不如着，着不如考，从末减例也。或曰犹是考也，其中尽有非义破钞之处，非指守规矩之士也。或曰柴米油盐送，嫖赌吃着中。言胸襟潇洒，不事猥鄙，方可考也。或曰考本不同，有不嫖不赌不吃不着之考，亦有嫖赌吃着之考，若曰是人之考，乃嫖赌吃着考也。盖特举之词。诸说未知孰是。素史氏曰：姑并存之。

△驮重不驮轻

此品目橐驼语也。夫物之重者，力尚能胜，何反不驮轻者乎？不知志不可以分驰，气不可以旁泄。设遇物而轻试其力，狃于浅效，囿于小成，异日当大任临大节，必至选软不前，此橐驼之所深惧也。其所养可知矣。

△鹅进弗鹅出

苏、松人以迂腐为鹅头，以书腐为书鹅。不知读书不鹅，则学问不长；学问长一分，则鹅进一分。如道高一丈，魔高一丈，到得登峯，则魔自退。学问到得贯通，则鹅自出。君子深造自得，资之深，乃是鹅进；居之安，取之左右逢源，乃是鹅出。学者始患其不鹅进，后患其不鹅出也。

△坑缸前土地

人之饮食，皆从大肠经，盘盘旋旋，沥成渣滓，下而入于坑缸。其中珍羞百味，或平常荤腥，最下者糟糠蔬菜。有土地神一一登记入册。盖人生禄尽则亡，亡故后，置一筋于灵右者，三尸神也。急欲享此，故愿人速死。两月一奏天曹，将人饮食多少注册。数满时，发下冥司，吊取坑缸前土地案册，查对相符。果系禄满无余，则登诸鬼策完结矣。其有不符者，亦非三尸神所能捏造。有等人在人前夸示，某日食山珍，某日食海错，不拘鱼肉三鲜，说得天花乱落。而三尸神即照此注奏，查对坑册，但有糟糠蔬菜等物，并无珍错馐饌字样。

此种案件，冥官亦难判断，直到坑前传土地神，亲自赴案，思想出来。若辈只谓口说无凭，谁知说一回想一回，虽无实质，却有虚气，亦从大肠经，盘盘旋旋而下，连珠而出，五个一花，名曰泄气，随风飘散在坑缸之外，不随渣滓同入坑缸之中。故此土地不及登记，此番质审记忆得来，明白回话。冥官就此折半科算，如照三尸册内，应减寿十年者，扣还五年，放还阳世，如期勾取不贷。

△座台上乡绅

乡绅，本地缙绅之家。座台上者，其人已故，为是轻薄之词也。夫为乡绅者，当学古名臣，业盛当时，泽流后世，虽百世犹不祧，安得以座台上薄之。是乡绅之不能善后为之也。其次，子孙克继书香，绵延旧德，人亦不得而薄之。受此语者，又乡绅之后人不能光前者为之也。但地有乡绅，虽或不能为邦家光，亦闾里荣也。座台尚在，即作此语，有伤忠厚甚矣。是又乡之人没人之善为之也。

△一身兼作仆

北庄幼时，赴郡岁试，与廩保同寓。有童生具贖投保，廩勒补苴，既又索其随礼。童生问及尊价在何处所？廩不能答。寓主代答之曰：「某老先是一身兼作仆。」

△到处便为家

丈夫志在四方，桑弧蓬矢，生时即以是期之。范大夫生于越，迁于陶，转徙于朱，处处发名成业，一舟泛宅，五湖烟景，皆吾室中物也。士为一区田宅，拘住六尺身材，断送半生事业，可胜浩叹。

△笔管里煨鳅

盖夫鳅之为状也，活活泼泼，其身滑溜，入淤泥浑水中，不可捉摸。为人所得，恐其善遁，防范加严，置笔管之中，紧紧管住。又以品味不佳，不堪煮羹作脍，付之一煨而已。若在瓦罐铁锅等器，或煎或滚，地位尚宽，犹得蛸蛸攢攢，活扭活扭于须臾之间。偏是入于笔管，投之红炉，火势四逼，欲一动弹而不得，渐渐绝其鳅气，断其鳅根，便落下文一句曰「直死」。

△床底下摸蚌

三百六十行业，须得自在法门。即如渔樵耕读：读劳心，耕劳力，樵夫手砍肩挑，谁似我渔家一摸。但鱼身溜而善游，蟹脚多而善走，龟鳖蹒跚，亦能逃逸，思夫钝而不能游，呆而不能走者，其惟蚌乎？可奈沉于河底，终不免扒挖功夫。即使浮于陆地，尚须累吾早起，否则为人拾去。怎得一波湍水，送我入门来，还不知沿在那一壁厢。最妙者，当吾熟睡三竿，其蚌竟如蟋蟀，入吾床下。醒来不必抽身，止似一摸鱼儿，便是吾掌中物，呵呵！是为自在法门。

△地狱在阳间

先王明罚，律戒三千；地府惩奸，狱称十八。苟且偷生于世，不知获罪于天，谓狱在阴司，谬也。盖人居阳间久矣，但见人愁，不见鬼愁；但闻人哭，不闻鬼哭。欲听说法，当就现身；不信如罗，试请入瓮。彼于倘来之富贵，热中即是油锅；非法之行为，顾影便成孽镜。我下石人亦下石，大家白杵高舂；朝回肠莫亦回肠，日逐砢磨万转。豪华挟妓呼卢，魂迷汤里；寒士鬻衣典袴，皮剥亭前。血湖池畔，少不屑不洁之人；恶狗村中，多皆好皆恶之口。风波险处，频唤奈何；位置高时，定遭平等。一失足，转轮殿现变相人禽；猛回头，望乡台有自新路径。须平心地，过刀山犹万笏朝天；能种福田，对剑树亦春风满面。阎罗活活，原无幸免之小人；屋漏昭昭，是在怀刑之君子。

△好佛住后殿

鬼、神、仙、佛，当初各有专祠，近来僧道、贪饕香愿，将血食诸神，杂塑庙中，统名之为佛。有索香烟者，有索祭献者，有索元宝、彩缎者，遂其意福之，不遂祸之。且有收到香烟、祭献、元宝、彩缎，而仍不免其祸者。此等皆非好佛。惟是如来、释迦、伽叶、观音、三官等佛，无所需索，善男信女，以一炷清香进之，亦纳，不进亦无计较。此是好佛。但初入庙时却不及见，进而入于后殿，乃覩金容静穆，端坐莲台，若曰：「吾宁住后殿，不欲与诸神争取香烟、祭献、元宝、彩缎等物也。」素史氏曰：此其所以为好佛欤！

△山中宰相

唐李泌以白衣入侍，肃宗强之入相，时称山人，此山中宰相也。若宋之林逋，近时陈继儒辈，世亦有以此品目者。不但未登台鼎，亦名不肖实。其惟吴邑洞庭山王文恪公鳌庶几乎！明武宗时入阁，力遏逆瑾，不得，乃旋里。后邀存问，上《讲学》、《亲政》二篇，志格君心。今游其墓，读其坊联云：「天下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公实不愧。

△海外奇谈

乾隆甲戌，梦宗师视学江苏，新例不继烛，一童生缮写不完，掣其卷。童固求之，命即于公案侧立誊之。及交卷，梦公问何县？曰：「崇明。」灯下接卷，问崇明在何处？曰：「海外。」备述风土形胜，人物禽鱼，并皆奇妙。公倾听忘倦焉。即展卷批云：「喜听书生谈海外，堂前画烛已三更。」榜发，招覆入泮。

△百里诸侯

此称近时县父母也。其实当先齐、鲁分封，亦不过如是。而邻国侵吞，互相凌攘，转不如今此之休康。居官者，以几首诗文作资本，上比周公、太公福泽，则忠君爱国之思，不当油然而动耶！此固非偏员杂职所可比伦，即上台亦必

以地方官定义，任此原可建功立业，「百里诸侯」，谚隆其名，亦冀其实也。

△一身财主

有财而为财所用者，谓之财奴。有财而财为所用者，谓之财主。昔太公望封于齐，夹辅周室，齐桓公尊王攘狄，人但知君之贤，不知地居五沃，官山府海，货产富盛，有以用之也。是为一国财主。后世藏富于民，如陶朱、猗顿，齐之锺离子、叶阳子，汉之卜式辈，急公奉上，赈困补穷，好行其德。是为一方财主。若坐拥仓箱，刻剥小民，连阡累陌，粟红而不可食，铜臭而不可闻。是为一家财主。至于家无长物，环堵其室，纨袴其躯。是为一身财主。素史氏曰：一国财主，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一方者，斯可矣。又曰：一家财主，吾得而见之矣。不见一身者，斯可矣。

△举监生员

膺国家名器，举、监、生员，原属一体。但出自谚语，颇有分别之意。在本人却自露分别处。尝有宴赏中秋者，酒半，步出中庭，仰见明月，举人云：「好月色。」秀才云：「好月色也。」监生云：「好月色也者。」一字一加，声情如绘。

△风雨雪落

风、雨、雪，婚丧家恒谓天缘不吉。然亦有斡旋造化故事。明初，马皇后之丧葬期，大风雨雪，殡重艰于启行。国师姚广孝属以法语云：「雨落天流泪，风号地举哀。山川都带孝，奉送女如来。」枢遂轻举，诣陵一无阻滞。

△不图人身

人之生也，自无而有；其死也，自有而无。魂为主，魄副之，魄即所谓人身是也。古称孕为有身，魂得凭之而为人。魄存为身，魄落为尸。魂升魄即降者，正命而死也。魂徂而魄不齐落，其尸身或有异征。身十个月成，尸十个月化。魄未离，尸不腐。尸化则魄亡，所有者魂也。一灵不泯，星宿神道皆有位置安处。此外碌碌庸人，亦有一处草栖露宿，其地名无定央，下此则在冥狱。若不脱罪，则入饿鬼畜生道，不能复有人身。其在无定央者，随风飘泊，历久渐微，若不转世投胎，其魂亦不免于消灭。转世投胎，务得人身，如龙有珠，如官有印。复能为人，在生培得善根，死后其魂可久，转一世培厚一层，亦可到星辰神道，再复人身，必为伟人名世。若生时丧其本有天良，犒亡殆尽，不但不能继长增高，即照本人身，亦不可得，乃谚所谓「不图」者也。此无论碌碌庸人，及冥狱罪囚，即星辰神道，亦递减递削，其魂亦是随风飘泊，甚且至于消灭。盖势位愈高，为恶之威权愈烈，实有过于庸人万倍者。故或星堕雷殛，不得复有人身，如曹操、李林甫、蔡京、童贯、秦桧、严嵩，岂非星宿神道临凡，皆因自己不图，上天亦不再付。总之，积善若干，即增福若干，故

幽则为鬼神，明则复为人。图人身者如此。积恶若干，即削禄若干，故入饿鬼道，入畜生道。不图人身者如此。

△真当狗品

素史氏曰：此谚不必注，合上句成联而已。

△孟婆汤

人死去第一处是孟婆庄，诸役卒押从墙外经过赴内案完结。生前功过，注入轮回册内，转世投胎，仍从此庄行过。有老姬留进，升阶入室，皆朱栏石砌，画栋雕梁，珠帘半卷，玉案中陈。姬呼女孩，屏内步出三姝：孟姜、孟庸、孟戈，皆红裙翠袖，妙常笄，金缕衣，低唤郎君，拂席令之坐。小鬟端茶，三姝纤指捧瓿送至，手钏丁丁然，香气袭人，势难袖手。纔接杯便目眩神移，消渴殊甚，不觉一饮而尽。到底有浑泥一匙许，抬眼看时，姬及三姝皆僵立骷髅，华屋雕墙，多变成荒郊，生前事一切不能记忆。一惊堕地，即是懵懂小孩矣。此茶即孟婆汤，一名泥浑汤，又名迷魂汤。

△东坡肉

世以大馘为东坡肉，但其式不始于东坡。《史记·周亚夫传》即有此，大约为东坡鉴赏而名之也。坡翁喜食肉，烧猪佳话甚多。其尤雅者，曰：「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然即下转语：「人瘦尚可肥」，仍少不得肉也。素史氏尝录东坡诗话一则，曰：「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若教不瘦又不俗，顿顿还他笋炒肉。」

△过时风

既老而说少年聪敏，时过了几十年；子孙而夸祖宗富贵，时过了几百年；今日而言井田封建，时过了几千年。风者失心之病。夏日而索裘，冬日而索葛，颠倒经年；老夫得女妻，老妇得士夫，蹉跎一世。好洁而入娼家，浴到日高三丈；待时而生贵子，忍来儿死腹中。如此之人不一而足，若非失心何以有是。

△一国俭

俭者，吝啬之意。有一国中称为俭者，自谓得作家之道矣。岂知又有天下俭，盖却招去。其人不信，直访至天下俭家，面请示之。天下俭曰：「尔实远来，得毋繁费乎？」答曰：「吾自操舟，用一犬拖纤，吾一人吃饭，撒出屎来狗吃，省却舟人工食，岂非节省之极。」天下俭连连摇首，说声：「不俭。自己还要饭吃，莫若你撒出来狗吃，狗撒出来你吃，纔是做人家法则。」

△破头先

劈头得一不祥语，谓之破头先，世多忌之。郑武公夫人姜氏，爱其少子段。请于长子庄公，欲以虎牢封段。公开口说一句「虢叔死焉」，分明打一个破

头先也。姜氏便住口，不复提及。楚越椒初生，子文曰：「必杀之！」骇乎不骇！后果灭其族。于忠肃公问终身于嫂，嫂骂：「天杀！」后来亦验。唐寅、祝允明书无数门联：「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令馆僮持贴桥头巷口，转湾墙垣，黑暗门第。时当除夕无知，元旦家家失色。是年苏城疫流比户。我青开浚蟠龙河，将旧例免浚区图，列入协浚。庠生戴大谟，于正月十五呈县，词有「斩杨故事」一语，盖言如杨椒山窜入张经案也。代书不戳，曰：「今日是元宵，如何打他一个破头先？」因其时县主杨师震也。素史氏曰：果能如杨椒山，这破头先还打得！

△隙里会

华亭县丞某，过访某绅宦，登其堂，宦方坐而假寐，不欲惊之觉，坐以待，亦睡去。宦觉，而丞正鼾然，亦不为之惊，久之仍隐几而卧。此醒彼睡，彼醒此睡，如是者三，日云莫矣。丞径去。非不面会，然未通一语也。岂非会在隙里？青邑一帮役，买酒数十文，而无下酒物。其子出而市脯，脯至而酒已罄。其妻曰：「尔太性急，始而有酒无肴，兹且有肴无酒矣。」妻乃出廿钱，令子复酤，酒到，肉复无存。媳复搜篋翻奁，买肉而酒干，买酒而肉尽，直至醉饱，而酒肉终不相值。「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无酒隙里会。」其是之谓乎？岁饥，好行其德者，分给粥糜。第一日，自东而西，有造化不高者，适在西不得食。次日，其人先到东首挤定，主人曰：「昨从东起，不给于西。今日须自西而东。」在东者又不得食。第三日，其人握住中间，待给，主人出曰：「东起则缺西，西起则缺东，今日从两头分起。」至中间而又脱科焉。若而人者可谓隙里会至矣。素史氏曰：西汉人有言：「文帝爱老，而臣年尚少；武帝爱少，而臣年已老。」可胜长叹哉！

△坍黄

事至半途而废，苏人谓之坍黄。坍者，毁也。黄字，吴音与荒字多混。蛋、蟹中黄，反称为荒。牙牌不成局，反称为黄。黄乃荒字之讹。坍黄，实坍荒也。

△呛白

气不顺而声为之抗，曰「呛喉」。言不顺而声为之抗，曰「呛白」。白者，无文之谓，如曲文接落用苏、杭等白是也。呛喉须平其气，呛白须平其心。但如方孝儒诤成王子弟，刘璟以死争殿下之名，便呛白得好。若汲黯之于汉武帝，尚须和婉些子。

△撮八

耻辱之事，俗称坍眼。以二食指捺其两目之下，如八字形，是为撮八。或曰此松郡人口语。郡城中当兵者多，兵字撮去其八，乃丘字原文。吴音以丑为

丘，搨八者，言之丑也。

△来三

明季一学臣，遣人在外招摇，每名秀才需白金三百两，两不取信，许于入场示之征。其童生坐来字三号，言来三百金也。出乃急付之，榜发获隽。自后得售者，皆隐语「来三」，不照者曰「不来三」，凡事皆然，不但考试矣。

△上任

士人赴官谓之上任。将「任」字作「官」字解，谬矣。任者，担也。盖将担子上在身上，不便说身子上在担上。古人登第诗，有「世上许多难了事」之句，是「任」字的解。作贺词者，大误苍生。

△发财

今人相见，不论官民士大夫，开口即道「发财」。究之此二字出于何典？尝读《大学》治平章，言「不仁者以身发财」，朱子训为「亡身以殖货」。当局者迷，乐此不疲。而旁观者，亦不思传既明斥「不仁」，注又指为「亡身」，乃以此作颂词，大谬千古。

△有余

素史氏直诋「发财」二字，原为仕宦家献刍豢一得耳。盖贵而能贫，宁不足，毋有余也。若藏富于民，宁有余，毋不足也。为作吴歌一只如左。

歌曰：「月子湾湾照九州岛，太白金星做个讨饶头。变星铜钱银子，落满吾哩江南省。家家齐动粪箕兜，拿来完粮完白完。脱至摊船把，把新旧签头一笔勾。用剩来，养爷养娘再养一个少年贤妻子，明朝头还要买只贴车牛。」

△且住

飞来峯高僧登座说法，对答如流。有一野僧飞锡而来，喝声：「这里怎么峯？」曰：「飞来峯。」「既飞来为何不飞去？」一杖打下，若少迟嗫嚅不得者。座上僧将麈尾一架，曰：「且住！」

●吴下谚联卷四 末目

末目

○末目

添汤

施粥

爬灰

滴血

小死

长生

呕心血

磨日光
四腮鲈
独脚虎
目无难事
家有贤妻
青黄不接
黑白分明
明星照烂地
乌云接日头
虫钻木土地
狗咬吕洞宾
打水鱼头痛
做贼人心虚
眼睛红盼盼
肚肠白条条
脚跟弗着地
臀哪先出门
图准不图审
担迟弗担差
荒田一熟稻
人命两家穷
童生宰相之苗
丑妇良家之宝
小狗衔大屙练
家鬼合野伤亡
引狗不得上眠
责人惟恐不让
打蛇打在七寸
送佛送到西天
酒中不语真君子
朝里无人莫做官
寒露开花不结子
端阳有雨是丰年
吃诸对门谢隔壁

丢了黄金抱碌砖
心花不在五脏上
生血落来牙齿里
雌鸡雄鸭短头布
快刀热水干手巾
晃闪催雷雷催雨
土地吃鸡鸡吃虫
张公养鸟死多活少

■ 〈刁 或〉 孙种树弗了不住

小囤吃萝卜逐槲剥
和尚无头发乐得推
船底下无水怎推扳
被头里做事终晓得
有利无利看三个十二
菜油麻油寻一件头由
老寿星吃砒霜活厌了
阎罗王开饭店鬼弗来
东到吃羊头西到吃猪头
死人臭一里活人臭千里
终日里望望望至水里去
踏板上困困困到床上来
告化子逃走 ■ 〈刁 或〉 孙就无戏唱
六月内冻杀湖羊话也情长
来得早洗头汤来得迟洗浑汤
清明前挂金钱清明后挂铜钱
△添汤

孙耕远曰：「余读《谚联》，至《吴歌》一则，觉高唱入云，飘飘乎不知何处是他乡也。不谓作者径将『且住』二字陡然一煞，笔意非不简洁，独不顾阅者如堕悬崖峭壁间耶？」素史氏曰：无不散筵席。曰：「添汤可乎？」爰再推广廿联，以副「添汤」之意。

△施粥

粥而曰施，富人之好行其德也。施而以粥，亦贫民之苟延残喘耳。嘉定南翔镇，习俗奢靡，比于苏风。地产木棉，虽抱布入市者，亦不知节省。乾隆甲寅，棉大稔。乙卯春，设官厂，赈以粥，民就食者万余。素史氏曰：此番南翔

虽见热闹，而市利当不丰隆。孙耕远曰：「丰隆过毕矣！」盖今之吃施粥者，乃昔之吃羊肉麪者也。

△爬灰

王荆公子雱，早世，其妻另筑小楼以居，荆公时往窥焉。媳错会公意，题诗于壁，有「风流不落别人家」句。公见之，以指爪爬去壁粉。外间「爬灰」之语，盖昉于是。

△滴血

乾隆初年，松郡城有七十二老人生子者，其弟讼之，以老人不能生育也。华邑侯陈公，谓其兄晚年得子，必赖弟侄抚长教诲，令酌给财产，以结惠爱。兄允之。弟反抗颜，以滴血定案为言。公曰：「书虽载此，但不必尽信。」其人固争之。公谕先以尔父子试之。滴其长不就，公曰：「何如！」其人利欲熏心，忿争之曰：「尚有次子。」再滴亦不就。又滴其幼，又不就。乃滴其兄父子，就。陈公怒，签提弟妇刑讯之，供出所私：一卖肉：一卖腐，一卖菜，皆居西外。拘之到案，讯之皆服，滴之各就。长，卖肉子；次，卖腐子；幼，卖菜子。所私均予杖责，子各归宗，咸具收领备案，原呈削发为僧。

△小死

溘然长逝，泯然不反，此大死也。耳渐聋，目渐瞶，苍苍者白，动摇者落，筋挛骨缩，肌枯肉削，零零碎碎，驯至槁灰，是谓小死。夫不死则不死耳，逍遥强健，岂不甚快。若大死则大死矣，不知痛痒，万念皆休。奈颓乎中间，不尴不尬，真属计无所出。

△长生

血肉之躯，断无不敝，世安得有长生者。秦皇、汉武，前车也。其实长生者，德盛于身，业垂于世，千秋百世后，歌其功，颂其德，常见其为人，乃是不朽。若块然躯壳，任是八百遐龄，终于草木同腐。况饮之食之裘之葛之，一无裨益于世，为造物虚生之人，即果白日升天，亦与殇子无二。

△呕心血

有患心血衰者，医师定方，仍以心血为药引。问：「何从得来？」曰：「觅得好秀才窗课草稿纸，煎服即是矣。」言好文字乃心血结成者耳。国初戚价人先生，为文雄深古健。落稿后，每至呕血两点。盖其文字字从心坎中出，其血亦点点从心坎中出也。

△磨日光

人生无过百年，天有日光，人有工夫，一任过而不留。即果享寿百年，亦安见此百年中有此人哉！惟以吾工夫，挨此日光，过一日，细细地磨一日。得之耳目，会之心思，形之笔墨。后之览者，估其工夫，计其日光，想见其为人

，较之悠悠忽忽而过者，自有记认之处，知某年某月某日，有某某力为之磨也。粉麪之磨，以硃则细；斧斤之磨，以石则利；榱楠之磨，以水则泽；著述之磨，以日光则寿。素史氏集《谚联》，住于嘉庆元年，阁笔年余。然于路上船上枕上，辄难消遣昼夜，仍于街谈巷语，探得人情物理，未尝不记于心，偶或录之，今又成帙矣。亦不放此日光径过也。

△四腮鲈

张翰思鲈脍而归松江。松江之鲈，巨口细鳞，小者六七寸许，大者尺计，其腮有四，今松人不称四腮鲈者，以鰕虎鱼夺之也。鰕虎善食鰕，故原名鰕虎，大者四五寸，不堪作脍，非鲈也。其腮自暴于外，左右各二焉，人一望而见之，曰四腮。口亦巨，鳞亦细，故得冒为四腮，而真四腮鲈隐矣。吴中士大夫称大鲈但曰鲈，称鰕虎曰四腮鲈，承讹袭伪，不知几何世矣。素史氏曾撰《百物志》，手取大鲈，启其腮，左右各四焉，因鲈自藏其腮，人不及见，隐其实，不得标其名也。松江华、奉、娄、金、上、南、青七属，非吴淞江也。其鲈左右各四腮，并计而八。若苏、太属界，其鲈左右各三腮，并计而六，故曰「四腮鲈，除了松江天下无」。

△独脚虎

虎为百兽之尊，皆四脚，而此虎独脚，此虎不如他虎矣。此虎独脚，而百兽不独脚，此虎更不如百兽矣。虎曰：「不然。而不见夫夔乎？独脚夔，异兽也，独脚虎，宁非嘉名。」素史氏曰：夔之脚，天之生是使独也。虎之脚，非天之生是使独也。虎有脚而或不用，麻木不仁，气滞血凝，能不得展，弃此脚也。有脚而或数用，暴骨以逞，筋疲力尽，功不补患，敝此脚也。有脚而或误用，轻试其锋而受人制，深入其处而不得出，折此脚也。虎脚之所存者仅矣，得不危如累卵也哉！

△目无难事

天下无难事，举一世言。目无难事，就一人言，其难事更不得轻言无之也。前既释之矣，曰有心人取其钻得进，素史氏有难词焉；老面皮取其钻不进，素史氏有难色焉。乃此一人者，面皮也老，心也有，是以目无难事。

△家有贤妻

此谚亦有二：一曰「夫不遭横事」，一曰「夫不吃淡饭」。一是妇德，一是妇功。家人利贞，此妻之必须有，有之必贵乎贤也。昔嘉定一童生，三旬未娶，父专严督，怒而夷焉，形之诗句，有曰：「城隍老去须行乐，家有贤无止为贫。」

△青黄不接

禾麦秀时青，熟时黄，自青而黄，中间四五十日，未得收成。佃农终岁勤

动，脂膏至此而竭，一望青青，黄收嗷待，何从而接济乎？受累正无穷耳。称贷包息，受豪户之累；賒取货物，受商贾之累；男啼女哭，受儿孙之累；饲豢乏绝，受鸡豚狗彘之累。种种窘乡，皆在此际，故有作「青黄不济」者尤切。

△黑白分明

北庄外父周式堂，戏撰弹词一则：闻学士夫妇挈女登梅楼赏雪，羣婢皆赐酒，行觴政，以黑白分明为令。闻公首唱：「乌鹊争梅一段香」，夫人接句：「寒窗临帖十三行。」小姐避席起，联之曰：「纖纖玉手磨香墨」，侍婢对一句：「点点杨花落砚塘。」屏后二婢出，一云：「佳人美目频相盼」，一云：「对局围棋打劫忙。」又一婢云：「古漆瑶琴新玉轸」，闻公击节，大加奖赏。末婢偏用拗体一句，曰：「洋沟滑翻豆腐浆。」公怒，罚跪饮，谓是黑白不分耳。

△明星照烂地

天雨初晴，必模糊者久之，渐渐开朗，泥涂徐见干燥，乃得老晴。若夫新晴天气，自昼至夜，水气未收，便见一天星斗晃照，地下犹然淖烂，不久即雨矣。如人患病乍愈，精神未复，必当休息节制良久，渐作强健事情，乃能全愈。又如家计贫窘，稍得所畜，必当撙节爱养良久，渐作充裕事情，乃能保守。若病后即如强壮，少有便露赢余，亦终必亡而已矣。天心仁爱，故示此象，「明星照烂地，天亮落不及」，乃是现身说法。

△乌云接日头

人皆以天晴为天好。盖日乃纯阳，明照天下。至落日时阴气渐臻，此而有乌云横亘，与日接连，乃雨征也。若一接之后，日光复亮，俗谓之打穿，又名赤脚下泥，来日必晴。阴阳盛衰，倚伏关头，在此时也。故昼夜交代，人咸翘首属望焉。

△虫钻木土地

土地，最灵之神，保障一方民物，岂不能自保其身，而虫得钻之也哉！不知保障一方者，灵土地也。虫得钻之者，木土地也。灵土地者，聪明正直，为民御灾捍患，降福孔多，人常为之拂拭装潢，断无朽蠹。若木土地，徒有其形，不见其灵，有诸蠹虫窥见底里，乃山木装成者。于是从而钻之，细如针孔，渐若蜂房，未几香烟断绝，官骸朽落，尽露原形，犹是土地，如加谥法曰「木」。素史氏曰：既云木，虫钻之矣。

△狗咬吕洞宾

洞宾仙师风骨凌云，人皆景仰。狗何物也，乃敢自取罪戾，嗥然肆其一咬乎！且夫仙师未卜先知，狗而欲咬，何不将葫芦中药物毙之，背上宝剑斩之，狗曷能为。不知祖师药本济人，不用毒狗；剑惟诛妖，不欲屠狗。狗若欲咬

，亦不屑逆料以矜先见，所谓与禽兽又何难焉。独是为狗计之，当向洞宾仙师拜之跪之，求其度之，庶不复堕畜生道中，窃糟糠食屎橛也。何反从而咬之哉？素史氏曰：此其所以为狗也欤！

△打水鱼头痛

若必肤受而始觉，定非有灵之物也。庄子曰：「人相忘于道，鱼相忘于水。」水者，鱼之道也。伤吾道即伤吾心，头焉得不痛。昔者鄂侯醢而文王叹，颜渊死而夫子悲，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呼吸相通之至也。彼赵帝强秦，于仲连何与，乃欲蹈东海而死哉！素史氏曰：于水，知其所痛。可以人而不如鱼乎！

△做贼人心虚

人而做贼，已无人心矣。遑问其虚与不虚哉？然贼者，习也；心者，性也。习相远而为贼，性相近而犹虚。《书》云「人心危」，是物欲对道心言，犹一潭清水中入一缕墨滓，乃太极阳中之阴。谚云「人心虚」，是天良对贼心言，犹一潭浊水中入一缕墨滓，乃太极阴中之阳。《书》言是舜、跖分处；谚言是舜、跖合处。

△眼睛红盼盼

《诗》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朱子训为黑白分也。乃不见其黑，不见其白，而见其红，何也？盖凡觊觎他人物件，谓之眼红。红则掩其黑白，不能分明善睐，不美可知矣。美者，一盼而已；红者，私心系恋，一盼不休，再盼不歇，频频转注，盼而益红，红而益盼。故曰「盼盼」。盼兮者，《诗》赞之；盼盼者，谚讥之也。

△肚肠白条条

肠在肚中，何由见之而曰白条条哉？此人之自白于人也。但为此言者，非神农皇帝生成水晶之腹，又非比干丞相剖开七窍之心，果尔白条条也，亦其谁信之！素史氏曰：是有征也。其肠白者，吐词必有建白之处；其肠白者，立心常露精白之真。且肠白者，志气必高，如仰白云；肠白者，节操必坚，如临白石。其食用恒廉，不异风清月白；其思虑恒察，却如白日青天。无小不忍，其肠以硬为白；有大不忍，其肠以软为白。坐怀不乱，柳下惠热肠亦白；闭门不纳，鲁男子冷肠亦白。委挚缠绵，能白者能纤；衷痛迫切，可白者亦可断。以上条条，诚于中，形于外。若其肚肠黑如锅底，而自号于人曰白条条。不知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

△脚跟弗着地

从来厚福之人，端凝沉重，立曰山立，行曰时行。纵有时潇洒出尘，而岳峙渊渟之态，自有施于四体者。若夫器小易盈，必形于外，通体骄矜，扬扬得

意。纵百般掩着，而其脚之跟，自轩轩然无踳踳自循之状。楚屈瑕伐罗，鬬伯比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伯比决一莫敖，谚决千百莫敖，屈瑕后来悬梁高挂一条绳，终是脚跟弗着地。

△臀哪先出门

凡人出入，皆面向前，而举足以往，臀必在后。奈何有先出者乎？盖尝见夫进谒贵官者矣。踵门挟刺，授之门者，具道景仰，求见若渴，浼达名柬。门者曰：「少坐！」乃进门房，臀少即席，门者入内，其人忽坐忽起，不能即安。门者出，传谕：「不必见。」复固恳之，其臀频坐频起。贵官固不纳，垂头强步而退。是头足先出，而臀哪在后也。《易》曰：「臀无肤，其行赳赳。」此之谓也。或幸而贵官纳之，传见趋进，北面稽首再拜，命之坐，不敢坐，又不敢不坐。臀稍稍坐，有问即起，贵官入耳不欲烦，乃禀辞，贵官送之出，固辞，头俯至地，腰屈不伸，足在槛内，惟其臀已仆仆尔出诸宅门之外矣。谚曰：「臀哪先出门。」此之谓也。

△图准不图审

素史氏曰：余家青浦、嘉定接壤。尝入青县，邑尊悬示通属词讼事件，岁以百计。嘉邑悬示者，岁以千计。何繁简相悬至此？大凡词讼俗名官私。官者，情理之曲直；私者，经差之使费也。青邑原、被两给，事可从缓。嘉邑经差止归被告一面，即倾家而不顾。青民一时之忿，缓则渐销，或经居间劝处，遂不至于成讼。嘉邑呈状者争先而进，亲友解纷不及，亦不便于解纷，恐后控者之为被告也。是必装点情词，以图一准，已足泄忿，后来质审之虚实，不及计矣。此嘉邑事件之所由多也。愿慈父母官力除此弊，其种德靡涯矣。

△担迟弗担差

「差」、「迟」二字皆属担咎，人知差之甚于迟，不知迟之甚于差也。始约以年，展约以月，又展以日，日则无可迟矣。岂知复展以年乎？差者，无过一差，而人不受其迟之累。迟者，终至于差，而彼犹不肯担差之名。姑无论终至于差，即使后果不差，而人之悬悬望泽者，已勾肠挂肚，不知几何日也。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圣人列于四恶，不特从政为然。

△荒田一熟稻

凡田种植，递年培养，亦递年稔熟。倘有间断，丰草是宅，从而荒废，不得收割禾稻，次年恒多弃置，以为荒田难以加工也。不知日夜所息，雨露所润，天膏地力，滋长可冀，重加粪除，嘉种仍得丰收。此一熟之后，若再惰农失时，则天功不得屡贪，岂能长此丰稔乎！谚若曰：「人不可以自弃，荒田尚有一熟稻也；人不可以自恃，荒田止有一熟稻也。」

△人命两家穷

吾乡一耆民，生平为人排难解纷，然未免涉及分外，恩怨参半耳。上宪访提到案，诘以私和人命，多至三十六头。乃从容对曰：「是亦不能。某果私和三十六头人命，则已保全七十二家矣。」上台颌而释之。

△童生宰相之苗

宰相服官最尊，罔不自童生始，夫人而知之也。谚言「宰相之苗」，当以相才言，不以相位言。国家用人，必取美玉无瑕，次第拔擢，选之又选。至于宰相，乃美中尤美，粹然完璧，方无愧为师傅重器。其基当培养在先，譬如谷种，慎重于下种时为要也。如范文正公微时，即以后乐先忧为己任，司马温公儿时，识者早知其智仁勇。此之谓「宰相之苗」。若未膺一命，即寡廉鲜耻，盈满忌刻，质之古社稷臣，必有以为非其种者矣。是谚乃发明养正之功，非狗顺誉儿之癖。

△丑妇良家之宝

世人见美妇，辄目迎而送之，愿其为吾妇也。见丑妇，恒掉头而不顾，不愿其为吾妇也。则吾有妇焉，喜其目迎而送之乎，喜其掉头而不顾乎？夫掉头而不顾者，相安于无事耳。目迎而送之者，不知其心中若何设想，虽亦相安于无事，其轻薄处已不堪问矣。权其变故，前车可胜数哉！明遭多露，暗地伤风，纵使一片冰心，不免绿珠身坠。苟其偶然动念，虽禁红绋私奔，家之不良，实阶之厉。夫然而丑妇宝矣。嗟乎！姐已若作无盐女，何至大白之悬；西子设为东家施，焉有吴宫之沼。谚言尚未及此。惟是冶容诲淫，实与圣训相表里，不可为炯戒欤！

△小狗衔大粪练

世间恶臭，无过于屎，人皆掩鼻而过，狗且逐臭而来，嗜屎之练，因其无胃使然。独是狗既小，法当取小者，乃其贪心却不小，练愈大，望之愈喜，及近屎所，自觉其口之小，不能下咽，衔之而走。小狗丑类，见而争焉，终觉其练之大，亦相与衔之而已。大犬过此，嗥然一噉，羣小曳尾而散，其屎练被犬大嚼，不留余滓。若小狗者，多见其不知量也。

△家鬼合野伤亡

凡无祀鬼魂，求食弥急，索酒索食索锭帛，俗名讨羹饭，此野伤亡情事。若家鬼出此，不免有膻面目，于是勾合野伤亡，赍寒作热，索得羹饭锭帛，即朋比享分。夫野伤亡，极欲缠扰良家，苦于无门可入，适遇其家鬼纠合，乘衅作祸，无所不至。为家鬼者，掩耳盗铃，则曰：「非我也，野伤亡也。」但若耍不知，除非莫为，固难逃物议耳。灭下阳者，晋师也，必以虞师为戎首。讨羹饭者，野伤亡也，必以家鬼为厉阶。谚曰「合」，是《春秋》书法。

孙耕远曰：「贼无脚，偷不着；捕快无脚，捉不着；野伤亡无脚，讨不着

。家鬼者，其脚也软！」

△引狗不得上眠

狗，贱物也。然为主守夜，颇见小忠；主出则随，主归则喜，亦为小信；时而舞跳滚扑可玩，似觉小有才。故恒令人引。引之不已，从而眠之，且眠而上之，或于橈，或于桌，或于床榻，成何体局。故谚特戒之，勿如此也。眠，安置也。眠小孩，吴人作去声，平读亦可。此谚义通。

△责人惟恐不让

惟君子能受尽言，中人以下，鲜有不怙过者。吾而一味责之，小者彼有违言，大者吾遭失色，退则唾面自干，进则歇手不得，百端俱起，皆由微而至巨也。故君子与君子乃可纠绳耳。否则力足以馭之，俾其不得逞者犹可。范宣子除栾氏，何等费力，楚灵王杀齐庆封，尤为千古话柄。素史氏曰：困兽犹斗，穷寇莫追，可不谨其所发哉！

△打蛇打在七寸

蛇，毒物，能为民物害，故见者必打，不打反致毒心之议，打之曾享宰相之荣。又谚云：「打蛇勿死终有害。」夫以人人共疾之物，物议当前，获福随后，打之必杀，无疑矣。尚何貽害足虑乎？是或打之不得其道耳。得其道奈何？曰：「蛇有七寸，在头之下，腹之上，覷的清，击得重，制其要害之处，得之矣。」昔人谓常山之蛇，击其首尾应，击其尾首应，击其中首尾俱应。若在七寸，首不能举，尾不能顾，一发而中，不被其伤，亦不虑其逸也。素史氏曰：此虽谚语，实寓兵机。

△送佛送到西天

佛既西天来，岂愿西天去！即欲西天去，何必人之送之也。送之西天，又何必人之送到乎？素史氏曰：佛自西天来，二千年于此矣。唐昌黎伯韩文公力辟之，不能革。宋苏子瞻等，反有引之入门处。明初，刘青田亦痛诋佛教，亦不得救，无法以处之。谚者大费苦心，从中调剂，谓韩、刘诸公语近于激，佛焉能悦服而去乎？为今之计，其送之便。佛啰佛啰，从西天来些。父母之邦，曷可忘诸。佛不饮酒，清茶在盂。佛不茹荤，野蔬在厨。再拜而送，祖道徐徐。犹恐其旁适于他邦也，爰四顾而属之。焰火烈烈，南天不可以止些。元冰飒飒，北天不可以上些。狐尚首邱兮，可以佛也而不如。此送之必于西天也。西天十万八千里，犹恐佛至半途而仍返也，乃具糗粮，亲捍牧圉，不辞险阻，不惮驰驱，必到尔极乐之国，以安尔清淨之躯。佛啰佛啰，中道不可以回车。

△酒中不语真君子

酒能乱性，伐德失仪，平人固有不可言者，即君子亦有不免处，言语之间

是也。其中有非礼者，有忌讳者，有应藏拙者，酒后皆能道出，小之貽笑，大者招尤，祸机不测，谚所以思真君子也。《易·系》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酒中能然，君子之所养可见矣。

△朝里无人莫做官

《泰》之象：「拔茅茹以其汇征。」此正似五臣十乱，相继升庸是也。如故明嘉靖间，严介溪用事，天启时，魏珙横行，善类一歼。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乃朝里无人也。若做好官，则杨继盛、魏大中之续。若做不好官，则相率而为小人。谚故戒之。

△寒露开花不结子

此日暮途穷之说，要人及早培植，勿任迟之又久，至露冷风寒时候而始开花也。虽天地洪恩，锡以晚遇，亦有名无实，故曰「不结子」。时乎不再来，可惧亦可哀矣。

△端阳有雨是丰年

端阳天地正中，得纯阳之气，真火当头，此而一雨，谓之时雨，水火既济。前此或不雨，至此田禾已得下种矣。后此或不雨，于此田禾已见下种矣。故卜是丰年。

△吃诸对门谢隔壁

有吃必有谢，吃而弗谢，非礼也。于此有人焉，入对门而坐扰，未尝有顾而之他，此而往拜其门也故宜。无何，摄衣冠，具名帖，向隔壁而致意焉。备申饱德之诚，实切醉心之感。主人出见，所问非所对，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乎？对门之家见其出，雍雍如也，心计之曰：「食客来矣，食客来矣！」迎门而之。不料其掉头不顾也。不于其门，于其邻，亦独何哉？而谢者则有辞矣。曰：「之二家者，所隔止一壁耳。受吾谢者，必知吾前日之吃，当不嗤吾无谓。予吾吃者，必知吾今此之谢，亦不议吾忘情，虽不中不远矣。」素史氏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实亦在此。

△丢了黄金抱碌砖

黄金至贵，碌砖至贱，物之情也。贵之则抱，贱之则丢，人之情也。以人之情合物之情，无不抱黄金丢碌砖矣。然古今人物之情，亦不可一例论。认黄金为碌砖，认碌砖为黄金，而从而抱之而丢之，好人所恶，恶人所好，桀纣是也。知为黄金而砖视之，知为碌砖而金视之，而从而丢之而抱之，诚不以富，亦祇以异，夷齐是也。素史氏曰：二说并存，谚意始备。

△心花不在五脏上

花者，造物之化工，大块之文章。人身小天地，中有五行，配列五脏，分属五常，亦有化工，发为文章。仁、义、礼、知根于心，归美天君，故曰「心

花」，威仪、文辞皆是也。睥面盎背，施于四体，含英咀华，吐词为经。苟为无本，掩其不善而着其善，艳思绮语，月露风云，夫非「心花」也哉！究不出于肺腑肝膈，昔人所谓「不栽桃李种蔷薇」，但见荆棘满林而已。

△生血落来牙齿里 【来字谚作入声】

熟血腴，生血鲜。熟血，宰杀豢物之血，和作羹汤，此人所食，由舌入喉，于牙齿一关，过而不留。生血乃兽相食之血，非人类所宜食，如鹰犬搏雉兔，狸鼠捕鸡鳧是也。生擒活噬，鲜血淋漓，落于牙齿缝中，吮之不尽，啞之有余。后遇此等血食，嚙齿龈牙，搜剔余渍不休，纵之固助其凶，禁之亦难戢其恶。人盍曰：「是物也，何残忍至此！」是物亦明知人必议其后也，而终不能改者何也？谚殆推其故矣。

△雌鸡雄鸭短头布

鸡贵其雄，冠羽英发，鸣声嘹亮。鸭贵其雌，卵育繁衍，子较鸡巨。至于布必贵乎长，方能衣被有余。奈何鸡竟予以雌者，灰毛低叫，卵仅如梅。鸭反授以雄者，声哑毛颓，不能卵哺。布偏给以短者，抱之难贸，服之不衷，彼且谓有鸡也鸭也布也，特无如何其雌也雄也短也。使并无此鸡也鸭也布也，犹望其雄也雌也长也。乃用此塞口货，使人服开眼药，与之者，出纳是吝，受之者，知足犹辱。

△快刀热水干手巾

此是比体，借薙发利器，以方快意之处也。快刀到处，犹松风过岭，爽气西来。热水倾时，犹梅雪生春，烘霞东旭。手巾干燥，正如宿雨全消，残云尽卷，绝无纤毫渣滓碧空。金圣叹拟《快哉》数十则，时未有此谚耳。否则必当增入。素史氏曰：此联可破上联之寂。雌鸡快刀杀，雄鸭热水浇，短头布、干手巾儿做一条。

△晃闪催雷雷催雨 【晃入声读】

晃闪，电也。电母秀文英，手持一物如镜，名碧璜精，出道书，又名■〈石籤〉磬，出《广记》。其光的烁，入地九尺，砂砾毕现，照人心坎，意向立见，俗名晃闪。闪后旋发雷声，疾击奸回，雨即随之。雨能长养植物，润泽百昌，此实天之知仁勇也。如察民刑民养民教民，王者之知仁勇也。不惑不惧不忧，孔子之知仁勇也。传及子孙，三达德，子思子所述之知仁勇也。再传及孟子，随口道出用明用力用恩，亦合此知仁勇也。电知、雷勇、雨仁，三者以知为贵。知之明，然后处之当。雷殛雨润，必自晃闪始，照鉴不爽，势如破竹顺流，递催递效而不可遏。

△土地吃鸡鸡吃虫

小孩拇阵，各伸大指小指食指相胜负，必以土地为巨擘焉。夫土地，亲民

之神，是宜聪明正直，廉洁自处。谁知擅作威福，累索牲仪，特杀祭赛，鸡只殆尽，如日攘其邻者。不知鸡能啄食诸虫，足令物无蠹蚀，故为拇阵者，曰：「鸡，吃虫者也，奈何土地先将鸡吃乎？异日虫来，何以御之。」故下文紧接一句，曰：「虫钻木土地。」

△张公养鸟死多活少

鸟性难驯，养之须加静细之功，方能滋长生机。饥饱以度，寒暑随时，渴则饮之，燥则浴之，日防鹰犬，夜避鼠蛇，一任忽畧粗疎，便不能存活矣。翼德张公，赋性粗豪，不会宁耐，且易忽忘。以此气质心情，而施之于纤息微禽，岂能饲养体贴，以遂其生。在张公本不养鸟，谚借张公粗忽样子，以为失养必消之戒。故曰「死多活少」。

△■〈彳或〉猢种树弗了不住

树之为物，宜养其本根，种之者不可有正助之病。■〈彳或〉猢性不安顿，纔一种，便冀其生活，根甫入土，未得气即拔而视之，前功弃矣。再种复然。人或诫以耐久，多埋几天，萌芽渐见，■〈彳或〉猢喜树已活，又搯其根，终亦必亡而已矣。故曰「弗了不住」。

△小囡吃萝卜逐槲剥

《剥》，观其生，利有攸食，亨。谚曰：「剥」，剥也。观其生，不鼎烹也。利有攸食，顺而吃之。亨，声象也。君子尚循序有节，天行也。素史氏曰：地中生卜，剥，小子以孕颐节饮食。其初，剥萝以颈，其皮可用为领，有悔。史曰剥萝以颈，志可食也。其皮可用为领，有悔。贲，无色也。其二，剥萝以身，囡视眈眈。史曰剥萝以身，渐进也。囡视眈眈，志未顺也。其三，剥萝以腹，其欲逐逐，于食有福。史曰剥萝以腹，甘节吉也。其欲逐逐。噬嗑，食也。其四，剥之无咎，槲中噬肤。史曰剥之无咎，养正吉也。槲中噬肤，中心得也。其五，和鱼以庖人宠，苦节不可贞，吝。史曰和鱼以庖人宠，不素饱也。苦节不可贞，吝。终无油也。其上，君子得皮，小人剥尾。史曰君子得皮，囡所望也。小人剥尾，终不可长也。

△和尚无头发乐得推

有等酒肉和尚，圆寂入冥。冥君恶其食肉过多，罚为猪以偿其辜。上之东岳，岳府以佛门弟子，不宜受宰杀之罪，命下掌案司查议。乃查外省俭俗，多以木猪头祭献者，诸神不耐淡泊，令行瘟使者，至苏、松地方，牒勾民间养猪，以实其祭享。猪身用印，立时瘟死，不及屠戮。此种僧人，应派入瘟猪籍内，可偿杀生之辜，亦不受宰屠之苦。岳府依议，押僧赴转轮殿。其僧诣殿下，见诸瘟猪鬼，问瘟死时有无疼楚。诸瘟答曰：「瘟死虽不宰杀，仍须推括一番。猪身印过，瘟烂不及知觉，其头究替木猪头血食，须留一点生气，毛亦不

能即落，屠夫多用猛力，不免些子痛楚。」僧乃自喜，吾头无发，一任渠推，同为瘟死猪卢，和尚乐得便宜。咦！不是佛门面上，这回断送头皮。

△船底下无水怎推扳

行船之法，一推扳而已。■〈这里〉迤进发，攸往皆利也。操舟者，自矜己力，不知半属天功。何则？以其有水也。海潮落闸，支河尽多涸辙，江、浙昼夜潮汐，半天无水，欲推不能，欲扳不得。为舟人者，或思勉强从事，谓鼻能荡舟，吾何难师其术乎？不知鼻之力，千古仅有，肆行此智，逆天作孽，杀斟灌，灭斟鄩，女艾一谍而伏诛，为天下笑。后人之力，万不及鼻，而妄想效尤，用尽平生之力，毕竟摇撼不动。计惟息心宁耐，待等潮回水转，船之底下，汨汨乎来，乃唯所纳之，无不如志耳。是以君子贵中流自在也。

△被头里做事终晓得

夫人之所居，外而藩篱，近而墙壁，进而门闺，闺中有床，床上有帐，帐内有被，至深至密，莫有过于被头者矣。于中做下事情，谁能见之，谁能闻之。无何，不见之见，不闻之闻，由被内达之被外，床帐不能遮，闺门不能掩，墙壁藩篱不能蔽。举之于口，形之于牒，暴之于广众大廷，甚而遗臭于天下后世。溯其始祸之处，实在至深至密之被窝中也。世间做此等事者，图其漏网，百中岂无一二不晓得者，吾安知不在一二之数。庸讷知上有天，下有人，旁有鬼神，终无瞒过。凡妇女下体，有交骨一湾，抱贞者白璧无瑕，有夫即有黑一点，两夫则二点，增一夫多一点。若淫娼荡妇，其骨正如中式烂时文，浓圈密点，数至不计矣。嗟乎！红颜易尽，白骨难磨，百年同穴，如何如何！吾青邑有冯若水，藉道法入冥中，见父母。过一冥署，方鞫男女二囚。初皆不承，冥官命带三尸神。神身長止尺余，而头如巴斗，搬演生时房帐，男女衣履溺器等物，诸态毕现，乃皆输服。若水醒时，能言其姓名，洵如谚言，终晓得也。严乎严乎，可畏可畏。

△有利无利看三个十二

正月十二、二月十二、三月十二，此三日天晴，则年谷顺成而有利，天雨反是。顾世多混传自去年十二月十二，至本年二月之十二为三个，非本旨也。乃粘带月分之悞。其实数本先天，干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统计三十有六，合着三个十二。邵尧夫诗：「三十六宫多是春。」正谓此也。知冬月不在内矣。

△菜油麻油寻一件头由

油隐由字，起因也，故曰头由。老羞成怒，节外生枝，往往讨人破绽，以为话柄。齐桓之伐楚也，管敬仲曰：「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晋文之伐楚也，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此非伐国本意，无非寻出头由。但须

寻得好，举菜油、麻油以为例。菜油清，若花油则浑矣。麻油香，若桐油则臭矣。同是头由，而好歹不一。孟椒之盟臧氏，则曰「犯门斩关」，此便寻得好。季孙之伐颛臾，则曰「为子孙忧」，便寻得不好。即齐师讨包茅固好，昭王不复，便非好头由也。晋人责诸姬固好，君一臣二，亦非好头由也。出师有名，立言有体，谚故以「菜油、麻油」发其凡焉。

△老寿星吃砒霜活厌了

世间诸福，惟寿为先。一切富贵功名，非寿不能长享，人情莫不欲寿，岂有长生长活者而反生厌乎？素史氏曰：活之不厌者，寿人也。活之生厌者，寿星也。人于富贵功名，一切世味，备历其境，依恋之心，自不能已。至于寿星，其寿几千百岁矣。一闻二十八宿闹昆阳，其建功立业，贵显莫比。又闻三十六天罡下降，七十二地煞临凡，称雄任侠，论秤分金，其豪富亦莫比。其余文曲、武曲、客星、桃花星，转世投胎，不一而足。独有寿星，颓然在碧落之天，去日儿童频长大，昔年亲友尽凋零，鳏寡孤独，多半集于厥躬，待终其天年，正不知再有几千百岁。其吃砒霜，乃千古必无之事，实千古必有之情。嗟乎！福汰禄侈，欲寿而不可得。不福不禄，欲不寿而不可得。必谓无厌活之寿星，何以有祈死之士燮？

△阎罗王开饭店鬼弗来

如谓鬼不求食，圣人何以有祭义祭法？鬼必求食，世间并不见鬼灶鬼厨。人情不再食则饥，此饭店乃鬼所必需，而阎罗王一开，似可任其垄断矣。于是判官掌柜，小鬼走堂，马面挑柴，牛头担水，十八狱卒分买办，雌雄二煞作茶标。处处狰狞，层层需索，一班饿鬼穷魂，无不心惊胆落，逐队而来，裹足而退。举凡门摊铺钞，多所开销，辛力房租，照常支用。饭食纸张之加派，鸡犬猫鼠之侵牟，后来百孔千疮，结底毫无填补，皆此店之开为厉阶也。素史氏曰：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乃下操商贾之术，岂不谬哉！

△东到吃羊头西到吃猪头

此随地类举耳，不必准准东羊西猪，以辞害志也。吃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于是东西皆到矣。言取其头，自尊之意。羊头味美而小，必取益于猪；猪头肉多而粗，必选胜及羊。致广大，尽精微，无少欠缺矣。到东则以西耀之，曰：「彼馈我猪头之大。」到西又以东耀之，曰：「彼饷吾羊头之美。」二处皆惧后至，乃争献其头矣。由东到西，由西到东，对直径行中间一路，采鲜无不给也。由东转西，由西转东，遶道旋行南北两旁，献禽无不至也。有羊复有猪，两美必合；有猪更有羊，二者得兼。无远弗届，无微不入，此其为履足之道也。

△死人臭一里活人臭千里

死人必臭，活人可不臭。可以不臭而必欲臭，岂得以道理计哉！盖死人之臭，有臭之臭，活人之臭，无臭之臭也。有臭之臭，惟鼻知之，目不及见，耳不及闻，口亦不及说。鼻之所及，臭亦及之，鼻所不及，臭亦不及矣。约计一里，实不到一里，即曰一里，亦止一里也。无臭之臭，鼻虽不知，而目为见之，耳为闻之，口为说之，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百人传千。奚止千里，统言千里，不必琐言几千里也。武后诛骆宾王，暴之于市，非无尸气，但数十武亦渐消矣。其所谓更衣秽乱，杀姊屠兄，聚麀践翟等因，备叙檄文。檄到处，其臭亦到，已徧此日之域中，曷限谁家之天下耶！明嘉靖中，都城外里社祠中寄一新柩，有显者过之，掩鼻而呕，唾涎而喝，令祠僧撤之郊外。僧甫领命，忽作厉声曰：「汝敢憎嫌及吾乎？吾虽死犹生，汝虽生犹死。汝阿附严府，为嵩贼迭枕被，为世蕃捧溺器，为严鹄吮鼻涕，与牛信拜兄弟，秽德彰于京师，腥闻达于江、浙。尚欲徙吾棺槨，扰吾神灵，吾欲生啖汝肉，偏憎汝体不芳馨！」言訖，昏绝于地。显者失色，询此棺内何人，考系杨椒山公也。其人嘿然竟去。僧醒后，查此显者，乃通政司赵文华。

△终日里望望望至水里去

《易·无妄》，《史记》作「无望」，「望」之一字，圣贤未尝无之，但不须太过，太过则妄矣。盖望之而得者，不望亦得；望之不得者，过望亦不得。望之，日望之，为已至矣。乃终日望之又望，望之愈切，失之愈甚。何则？圣训先事后得，不欲以得之一念，分事之极功也。彼终日望而且望，其正助之病必有矣。素史氏以谚解谚，思量掘窠藏，转罚三年穷，妄想之心一开，徼幸之心必胜，未有不至水里者。即不至水里，亦如水里去耳。知足不辱，虚愿难偿，病在终日望之又望也。

△踏板上困困困到床上来

绝始祸者，必杜其机；防流弊者，必端其本。床之为地，安危所系，不可不慎。乃有慎之不及慎者，一踏板为厉阶也。设有窥伺之人，骤登床第，必遭按剑。术之巧者，不即不离，以困于踏板上尝之，一困不得退矣，遂至困困。有第二困，必有第三困，第二困犹在踏板，第三困必不在踏板上矣。色无胆而有胆，剑非仙而似仙。宋华元夜入楚军，亦不能外此。《易·剥卦》初以足，次以辨，三以肤矣。鱼贯而进，宫人宠矣。女子、小人，圣训难养，顾与其不孙也宁怨。

△告化子逃走■〈豸或〉猓就无戏唱

化子贪而无义，■〈豸或〉猓慧而无恒。作伴卖伎，以犬为骑，以锡箔器仗为把子，演诸杂剧。化子击小锣，依剧歌唱，敛钱颇厚其获。乃化子自饜酒肉，绝无鲜美之物豢猓，束缚之，驰骤之，猓不堪命，乘间而逃。化子孑然无

侣，戏无从演，曲无从唱，坐犬饥羸，器仗倾抛，退而乞食于市，恒不能以自存。素史氏曰：獠之走，善矣，独恨其走之不早耳。夫獠本山居，采鲜可以自给，乃欲依丐以为业，陋矣。虽然，獠不去，化子不贫，獠亦良伙也哉！

△六月内冻杀湖羊话也情长

湖羊毛深浓缛，剪下搦之为毯，迭之成褥，所谓挟纩慚温，吹纶愧暖者也。是性能热人，岂不能自热其身，而反至冻杀乎？况在六月内，虽寒瘦之体，尚欲纳凉，任裸裎袒裼无伤也。曷虑温厚如湖羊者哉！不知天下事有大谬不然者。嗟乎！象有齿，故焚之；蚕有绵，故煮之；羊有温毛，故剪之。剪之多于六月，诚虑其冻也。而冻即因此。盖六月中疾风暴雨，固所时有，方见烈火熏炙，蕴隆虫虫，俄而兴云降雨，飓风大作。羊甫被剪，踉蹌铤走，奔避莫及，通体尽褫，毫无遮盖，中寒而毙，往往有之。向使湖羊自小希革，惯历星霜，而坚老其皮骨，即冲风冒雨，断无冻杀之情也。乃蒙茸之态，养成娇嫩，一经祁寒暑雨，不克自保矣。《孟子·舜发》章反复详论，劳筋骨，饿体肤，言之长矣。素史氏耳熟此谚，初不之信，既与湖人聚首，具道其情如是。是可供一夕之话也。

△来得早洗头汤来得迟洗浑汤

人未有不爱清而恶浊也。谚若为人劝驾者，曰：「宁来早，莫来迟」，以清与浑之不一也。谚若讽人自取者，「清濯缨，浊濯足」，水之自取也。「早洗清，迟洗浑」，人之自取也。辨吉凶者存乎辞，早来愈于迟来也。谚若汲汲乎有后至之诛焉。《震》、《无咎》者存乎悔，迟来犹愈于不来也。谚若殷殷然有晚盖之望焉。素史氏曰：素乎清，行乎清；素乎浑，行乎浑，无入而不自得，其庶乎！

△清明前挂金钱清明后挂铜钱

清明前后半月，吴俗皆有标插坟墓者。以纸钱飘挂，古称寓钱，非金亦非铜，其曰金曰铜者，系乎其人之孝思也。挂在前，子孙殷勤依恋祖先，切切然有不敢或后者，孝思厚而足贵，其钱非金而是金也。挂在后，子孙怠缓不甚依恋祖先，几几乎若奉行故事者，孝思薄而不足贵，其钱非金而是铜也。仆本独子，遵恩例兼继两房宗祧。前年合葬，坟草未宿，标插较急，拜兴一望如白练，有触是谚，录配上联。时嘉庆己未春，清明前十日也。

先是正月初一日六十生朝，自述诗有曰：「独子单承依古礼，两房兼继荷皇仁。」实感恩例于无涯也。初三日，太上皇升遐。清明前十日，诏到除红。泣题一联：「普天率土含悲处；复旦重华仰颂时。」敬谨书之素笺，换去色联，因即以「素史」自署。而拙集十二字联适竣，涌泪投笔，自是不复续联云。青浦素史臣王有光恭纪。

吴下谚联四卷（清）王有光着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市：中华书局
， ， 湖北第2刷